



蕉
月
干

BULANAN CHAO FOON

februari 1980

kdn 0142/80

issn 0126-6608

m\$1.00 senaskah



蕉風 月刊

323期

1980年2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堯／梅淑貞／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tal: 48180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 tal: 4660

ISSN 0126-6608 * KDN 0142/80

定價馬幣一元 * m \$1.00 senaskah

39	白 河譯／ Zakaria Ali 著／ 札卡里亞・阿里日記	散文
50	董 農 政／ 董農政手記	
54	張 樹 林／ 散文二段	
20	小 黑／ 失落了珍珠	小說
32	白 河譯／ Zakaria Ali 著／ 蘇仙與歸來的詩人	
85	林 燕 何／ 小說二篇	
91	罕／ 生之音〔第二章〕	
118	編 輯 室	風訊
<p>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p> <p>稿約</p> <p>紮實的創作 公平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p> <p>我們的選稿原則是</p> <p>只要好的作品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p>		

蕉風月刊

第 323 期 / 1980 年 2 月號

目 * 錄

封面	油畫作品 / 丘 易 禾	0
詩	Günter Grass 的 詩 / 無 羽 譯 4 啞 琴 / 莫 邪 6 M 的夜行 / 張 瑞 星 8 寫詩的我 / 陳 政 欣 10	
論述	論張樹林的散文風貌 / 溫 任 平	11
專欄	寡恩的讀者〔人間集〕 / 梅 淑 貞 56 「文人」的「老闆」和「工會」〔冷水集〕 / 沙 禽 58 我的上司〔閒思錄〕 / 黃 潤 岳 60 柳宗元的『永州雜記』〔文史叢談〕 / 鄭 百 年 66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馬來文學講座⑫〕 / 陳鴻洲譯 73	

君德・葛拉斯的詩

Günter Grass

Michael Hamburger 英譯
Christopher Middle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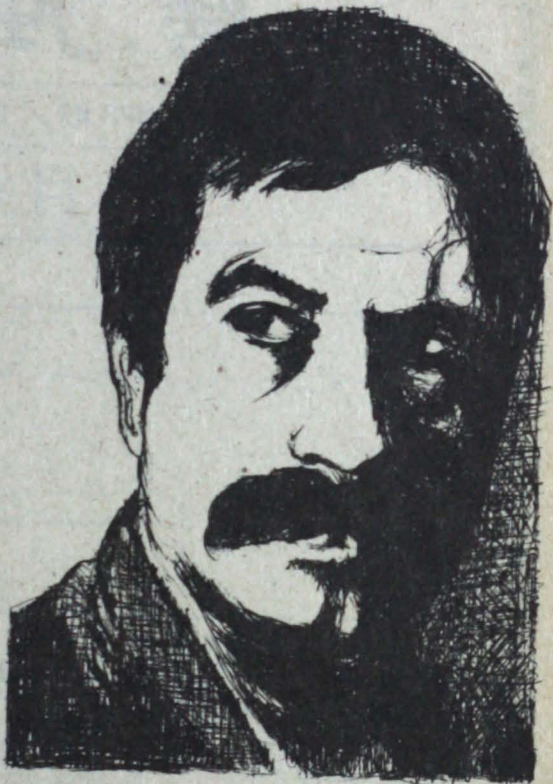
／無 羽譯

● 家庭事件

在我們的博物院內——我們常在星期日去
他們另闢一個新部門
我們早產的孩子，蒼白，發育不全
坐在單色的玻璃瓶中
擔憂着他們父母的將來

● 體育館的夜

足球慢慢地升上天空
現在每個人都能見到看台十分擁擠
詩人單獨地站在球門前
但裁判員吹起哨子：越位



* 黎昂作葛拉斯像

● 禁止虐待動物

鋼琴變成動物園
快，將斑馬趕入最好的房間
好好待牠
牠是從貝茲斯坦來的
樂譜是牠的糧草
和我們和諧的耳

● 歡樂

一輛空着的巴士
快速駛過星夜
或許司機正在唱歌
並因歌唱而快樂

● 海戰

一艘美國航空母艦
和一座哥德式大教堂
同時將對方擊沉
於太平洋中
最後年輕的助理牧師彈奏風琴
目前飛機和天使皆吊在空中
無地可棲

● 失敗的搜擊

星期三
每個人都知道左邊的第二道門
共有幾個步驟
按哪一個門鈴
他們擊碎小錢箱
但那天卻是星期日
而現款藏在教堂裏

● 諾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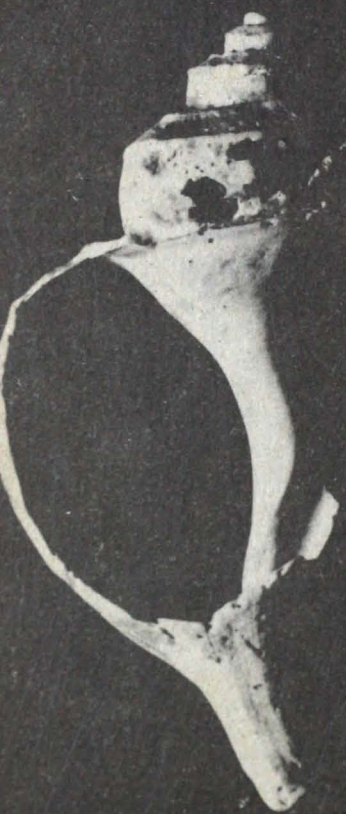
那些灘上的碉堡
無法除去它們的混凝土
偶而一個垂死的將軍
到訪並撫摸着礮眼
或者一些遊客到此
花他們苦悶的五分鐘——
風，沙，紙屑和尿液：
攻擊繼續着

啞 琴

* 莫 邪

你怎麼知道我的心事呢
有滿腹的喜怒哀樂
仍然飢餓
這一輩子，哭也無聲
笑也無聲
我的肝腸深深嗚咽
無人知曉

你總會看厭我清靜的容顏
愛無從說，恨
也無從說
而人間無常的恩怨
如何說盡
我於是選擇繼續
終生默默



世上的歡聲與悲聲與我絕緣
誰說的

沉默是金

生命無絃，是一種不幸

還是大幸

我一直沉思到今天

相遇

亦只有相看無言

縱然在人海中

你是最出色的調琴人

／張瑞星

M的夜行

在日落後的城市

M在黑暗中的輪垣下

他與他鍾愛的人們聽不見

祈望的花開聲音

他像寒蟬在思索

下一班列車的號笛黎明會否鳴起

在夜快車轟隆馳過軌道的時候

江河山嶽飄搖退隱

像許多傷沉的迴響

終於陣雨浙瀝浙瀝落過

然而沒有雷鳴電烟

M在黑暗中的土地上

他開始告別避雨屋簷下與走廊的人羣

他向脚下的泥土與石頭告別

他向瘴黯的天空告別

他預言走盡黑暗長途

人們就會看見啓明星

但是眼前我們聽聞的M

M在黑暗的風暴中

他走的時候苦雨再次急急勁勁落下

沒有人知道驟雨過後

寒蟬復鳴時候

已是今生的多少個十五年後

／陳政欣

寫詩的我

寫詩的我是把一絲絲一條條思維絞
在一起絞成一堆絞成一團後還用左
右手用力地要絞出我能寫在我身後
我身前我身左我身右我身上我身下
的一首首詩來但卻發覺這些詩竟把
作爲作者的我囚禁於它們形態構成
的斗室而我於是不得不爲了自己的
出路問題而把我的詩戳刺破後把頭
伸出斗室說這就是寫詩的
我。

論張樹林的散文風貌

你還來不及成長，世界便塞給你一把結，任你去解。

——張樹林：世界

(1)

由於我與樹林日常比較接近，所以常有機會讀到他的散文。他的散文以節奏長，給人的感覺是：以詩入文，造句，遣詞，語法結構都在在使人聯想到現代詩。他是詩社裏寫散文的朋輩當中，相當具有潛力的一人。就文字的穩健而言，他遠遜於藍啓元，就敘事寫景的能力來說，他不及謝川成，就題材的多樣化來看，他也比不上風客。他的吸引力來自他的文字節奏的控馭，而這種節奏又與他內心的情思配合無間。他執着於兩三個主題，整部集子就以這兩三個主題為中心，寫出他的愛、恨、喜、樂，痛苦與空虛。他的文章字裏行間處處見出其內心掙扎與精神企圖奮揚的痕跡，他的激情燃燒着他年輕的生命。生活雖然偶爾也帶給他些許喜悅，但帶給他的失望也許只有更多。他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他底激情是苦澀的。

他的散文似乎一直受到忽視，不獨他的作品甚少見刊於本地報章雜誌，甚至詩社裏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不怎樣注意他這方面的發展。直到天狼星雙月刊第五期於七七年中在台北出版，裏頭刊出了他的『那一種傷』，我於初閱之後，大驚失色亦復大喜過望。那晚我捧着那份雙月刊，就在大廳上來回逡巡，把『那一種傷』讀了出來。我讀的時候，心情激動得很厲害，不知怎地竟然咬着了舌頭，也不及抹拭口腔裏的血，就這樣哽咽着把全文唸完，我想當時在廳上織着 *crochet* 的妻一定非常錯愕。後來在七七年年底，詩社在邦咯島上舉行聚會，當晚有詩及散文朗誦，黃海明選了『那一種傷』，才朗誦了一半，便泣不成聲，無法讀下去。我與海明之所以那麼激動傷情，實在因為我們兩人很了解樹林當時的情況、心情，讀他的文章，猶似讀着一份帶血的告白，我們都是重感情的人，都為他的遭遇感到難過。在這兒，我願意節錄『那一種傷』的一些片斷供讀者參照：

縱使有千萬種聲音，亦再也喊不出那種傷。這麼多年來，你和我在一起。燈前，燈後，你總該明白。這世界是那麼廣闊，廣闊得使我不知如何去適應。……我是那滄粟，浮浮沉沉，也不知自己何時在世界上消失。就如你，誰也不知，在那一盞燈蒼然亮起時，你掩着胸，從我身上痛苦地撕去，然後衆燈熄滅，只有我自己，橫躺在蕭蕭風雨中，獨泣。

燈前燈後中間的稍頓用得很好。「世界是那麼廣闊，廣闊得使我不知如何去適應。」句法上的頂真，加強了「廣闊」一詞的力量。「只有我自己橫躺在蕭蕭風雨中，獨泣。」兩個逗點都用得相當巧妙，語勢的一再頓挫很能襯托出文義本身的沉重感。

第四段是全文的重心，它隱隱透露了作者何以那麼哀痛，那麼悲慟不能自己的原因，雖然不是直接明說，而是暗示地寫，用的是比喻的言辭與燈的意象：

……而我已是那傷了半邊軀壳的人。你知不知，那一種傷，在我體內含着甚麼？我甚至已是那殘破的燈，想向你告別。……也許你不知道，此刻我是洶湧的潮，正以驚濤拍岸的聲勢，在毫無察覺裏完成自己。……此刻遠方有一盞燈，陰陰暗暗地向我招呼。所以我必須這樣地在搏命中完成自己，而我一停息，勢必變成黑暗。不管我是否會離你而去，那也是從生命中殘破地撕去。

作者的傷痛是有來由的，他並非「濫情」，更非無病呻吟，故作駭人之語。寫作這篇文章之前，醫生證實了他患上一種頑疾，一個星期後，他接獲其女友來信表示要離開他。這樣的打擊對樹林是殘酷的。他像站在漲潮的沙灘，一個浪打過來，他已搖搖欲墜，另一個無情的浪又蓋了過來，不容他喘一喘氣，也不許他站穩腳跟。那時的他可說身心受創，身心殘破。那一趟的雙重打擊明顯地烙印在他的創作生命上。『千里雲和月』這部集子裏的其他散文，例如『寧靜的飛翔』『雲破』『回魂』『說夢』『易陣』等篇，都有那場挫傷的陰影籠罩其間，成了他作品中低沉的基調。『這一種傷』是這一系列文章當中最典型的一篇，雖然就藝術的表現而言，『回魂』與『說夢』的技巧較前者曲折許多，也嫻熟許多。『這一種傷』的末段：「也許此刻我是在清醒中說些昏睡的話，在昏睡中做一些清醒的事。世事是那樣的令人無從自己。也許有一天，我會走入你的記憶裏，讓你孤獨地去回憶。」節奏的緩慢出神，得自一些字詞的重複運用所造成的奇異迴響，末節的「記憶」遙接「回憶」，纏綿婉側，尤為動人。但我在這兒引錄這段文字，用意不在於討論文字組合所造成的效果，在這兒引錄它，因為我覺得這段文字實在遙啓了『回魂』的先聲。『回魂』裏的「我」，是一個死去的鬼魂，在更鼓敲響的夜裏回訪他的故居，他的親人，他執著地愛着的人。作者前些時候所作過的預言：「有一天，我會走入你的記憶裏……」在這篇文章裏兌現了。因此所謂「有一天，我會走入你的記憶裏，讓你孤獨地去回憶。」言外之意隱約已有死亡的意味。我之所以說『這一種傷』遙啓了『回魂』的先聲原因即在此。『回魂』是一個遊魂幽幽的獨白，相當悚人：曾經你是我的妻，不是爲我披麻的婦。我帶着創痛去走，你是那不帶溫暖的眼。不知道相愛的意義是甚麼，不知道思念是爲了甚麼。推門看你，你是那陌生的臉，像下雪，下雪時我望你。我的執着是我的創痛，那麼不情願的醒來。用你的信，在焚燒裏送我，讓我帶着回去。不知道你肯不肯，肯不肯，用白燭，點起火光，告訴我，你爲何不能是我的妻？……

這一節文字的懾人效果與恐怖氛圍，一方面是文義已經表達出來的，另一方面是文字的特殊安排所傳達的。我們乍看「曾經你是我的妻，不是爲我披麻的婦」會覺得前後意思矛盾，這種矛盾的感覺至「你爲何不能是我的妻？」更呈顯著。但這種矛盾正足以說明它的真實，那

個鬼魂生前確曾在心裏把他深愛的人當着自己的妻子的，但實際上卻不是（沒有夫妻的名份）。「我帶着創痛走去，你是那不帶溫暖的眼。」兩個句子當中，可供聯想的空檔很大，猶似現代詩行與行之間的跳接。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推門看你」與「你是那陌生的臉，像下雪，下雪時我望你。」等句。文中的鬼魂似乎正在喃喃自語，這些自語缺乏明晰的條理，也不需邏輯的說明，它只是忠實地說出他的感受，這種寫法是否「離經叛道」「標新立異」呢？曰：不然。魯迅的『影的告别』裏的「影」說：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沉沒。

一連串「然而」的拗口，整節句法上的重複拖沓感，都一反魯迅平時的簡練遒勁的散文風格。可是我們必須注意這是一個生魂的話語，它說話的方式一定與活人有異。這情形就似樹林『回魂』裏那個鬼魂的獨白，語法的特異適足以造成一種怖人的，至少是不尋常的效果。

(2)

張樹林的散文最重要的一個主題是「死亡」。在『千里雲和月』裏提到死亡，觸及死亡，從死亡作出的感興或聯想，篇幅十分可觀。他為惡疾糾纏了一年零六個月，打針吃藥，在死亡的邊緣掙扎。死亡的恐懼，死亡這個「未知」對他的心靈精神所造成的撞擊壓迫，無時或釋，他下筆常不自禁地涉及死亡這個題旨，可謂順乎自然，發乎天性，也忠實地反映了他生命歷程中某個階段的內在狀態。而就這個主題處理得技巧最圓熟的，我認為，是『說夢』及『河岸』

『說夢』用的是象徵手法，裏面提到四個不同的夢，全用第一人稱，沒有一個夢直接用到「死亡」這個字眼，這正是作者的高明處。「夢之一」裏的我「叫不出聲音」，我和另一個同伴——在文中是一個代表女性的「妳」——在一條長街上走着，卻為其同伴遺棄，我最後是撲倒在街心。「夢之二」裏的我想擠進一大堆人羣去看走江湖的要把戲，我擠不進去，只好拍前面的人的肩膀請他讓讓路，對方一回首，剎那間那人的臉充滿了恐懼與不信，「張大嘴吧，那樣尖銳地喊了出來。」我的臉是怎樣的一張臉呢？作者不作提示，只寫「看熱鬧的人拼命地四散奔走」。我們可以想像那是一張極為怖人的鬼臉。而文中的我只是一個自己

都不知道自已已死去的遊魂。「夢之三」充滿了亂夢顛倒的氛圍，在這個夢裏的我竟然看到一個穿白衣的人，在我的體內翻動，而我「從頭到尾都是清醒地看着自己，剖開的胸部沒有一件內臟。」這個夢裏的我似乎是一個尚有知覺的被解剖了的人。「夢之四」的我，自酒宴回家，不知如何闖進了一條小路，我被兩旁高高的不斷生長的茅草所包圍，我拼命地奔跑，結果卻「看不見天空」，暗示我已被茅草所掩沒。這四個光怪陸離的夢魘，瀰漫着精神錯亂的恐怖，這正是作者內心深處的挫傷及對死亡的憂慮的下意識浮現。能對自己的潛意識的心靈狀況寫得那麼深刻傳神，這是難能可貴的。

另一篇「河岸」用到了短篇小說的技巧，這也是這部集子裏唯一借用到短篇小說的手法的散文。一開始，作者先描述一條陽光烈照下的河，周遭的草叢與樹木。然後是河的對岸冒起了煙火，那是一場野火，煙從河面蔓延過來，然後開麥拉便拍攝那個在樹下躺着的人，他在這場煙霧裏醒來。這手法實在很接近電影的「淡出」。他掙扎着坐起來，然後作者說他「至今仍望不清對岸的那團煙」，正如他不肯定他的鄉土在那裏，只「隱約知道自己的家鄉就在這條河的附近」。「踏入中年後，卻總感到自己彷彿是一團煙，一團飄浮的煙，便愈加懷念起故鄉來。」煙在文中的作用不僅用來引出了人物，它也點出了人物的飄忽迷茫的心境，象徵了人物那種飄蕩游離的無根感。他面對到一個困擾，因為河岸很長，「每一處地方都可能是他的故土。」他少小即離家鄉，現在重返，岸旁雖然住着一些人家，但那一帶的人都不再認識他了。他感到苦惱，只能「望着這條河發呆，他真的不知道那一段流水才是屬於他的。」他那種歸屬無從的幻滅感，可從下面一節文字看出來：

他每到一處總愛坐在河岸用腳拍打河水，看激起的浪花，一個個在眼前盛開，一個

個在他眼前破滅。……

而他在別無抉擇的情形下，只好這樣安慰自己：「反正從源頭到下流，總有一處是我的出生地，那裏都是屬於河的。」於是他決定留下，築屋而居。一般的散文作者大概會寫到這兒就算結束，而能寫到這兒戛然而止也算得上是一篇不弱的散文了，但張樹林卻把我們帶進一個完全意料不到的結局裏，使我們由心地震撼：

……於是他選擇了一處較高較平坦的河岸住下來。每個黃昏在夕陽裏看眼瞳裏流走的水波。這河呵，他最喜歡的莫過於那些暗潮水漲了。直至有一日，他走進水漲，卻把小屋遺留在河岸。

這個找不到家鄉的人竟然選擇了自溺一途，這真是驚人之筆。由於全篇的語調一直那麼舒緩平穩，所以文末的死亡設計這個「反高潮」所造成的戲劇性張力也就愈大。「反高潮」也是高潮，而且反高潮那種急轉直下的力量所引起的震動有時甚至比高潮還要來得猛烈。『河岸』用的是短篇小說的技巧，在此我不自禁地聯想到白先勇的著名短篇『芝加哥之死』裏的那位留美學生吳漢魂。吳漢魂在美唸博士學位，在潮濕的不見天日地下窖裏住宿，受苦，他一直表現得那麼堅強，甚至在接到他舅舅打來通知他母親逝世的電報，他愣了半天，便把電報搓成一團，塞到抽屜裏去，然後繼續讀艾略特的『荒原』。考博士資格的前一天，他舅舅來了一信，他並沒拆開就塞到抽屜裏，外表看來，他近乎麻木甚至冷血，他全心全意準備應試，不容情緒受一點干擾。成績放榜，他順利考取了學位，這才拆閱他舅舅的信，知道他母親患病去世的情況。讀完了信，他一個人茫無目的在街上逛，摸進一家酒吧裏，被一個洋妞帶回家，渡過了他恥辱的一夜。凌晨時分，他一個人拖着疲乏的脚步拼命奔走，結尾是他投身密歇根湖自盡。吳漢魂在考獲博士學位，心願得償之際會自殺斃命是一個突兀的結局（反高潮），這就好像『河岸』裏的那個中年人，已經決定在岸旁築舍而居了，卻走上輕生一途，同樣令我們震驚。吳漢魂——注意「吳漢魂」與「無漢魂」諧音——是千千萬萬留美的中國學生的象徵。他們為了一個目標（學位）而奮鬥掙扎，爲了要成功，作出了許多重大的犧牲，甚至得像吳漢魂那樣抑制自己的感情，不讓它宣洩流露出來。他外在的冷漠正是理性的強自抑制的結果。等到目標到手，生命一下子就空虛了，變得毫無着落了。他會與洋妞泡在一起，說明了他再不愛惜自己，從心理發展來看，他下一步會尋死就有了充份的合理性。『河岸』文中那個中年人喜歡「用腳拍打河水，看激起的浪花，一個個在眼前盛開，一個個在他眼前破滅。」所透露出來的幻滅感實在是他繼後竟然走進水漲自溺的重要伏筆。

樹林也許可以把這篇散文處理得更深刻一些。譬如說他可以替這個尋找鄉土的人起一個較有隱喻意味的姓名，讓這個人物更具象徵性與普遍性，譬如說他可以藉着倒敘手法讓人物

去追緬童時在家鄉的美好時光，又譬如說他可以利用人事或景物烘托出他之所以那麼渴切尋覓故鄉的心理背景，也許整篇作品的悲劇氣氛還可加強，但這樣做『河岸』很可能需要擴大成一篇小說，對一篇散文而言，這實在過於苛求了。

讀『河岸』使我更堅信近日我對散文的一個看法。好的散文不一定要寫得華麗濃烈，雖然華麗的辭藻，濃烈的字詞也可能造就出好的散文。但是寓濃於淡，負重若輕，也許更需要作者根基紮實的內勁。像『河岸』那樣閒閒運筆，娓娓道來，而整體的效果又能予人一份突兀的驚詫與想像的昇躍，那才算臻至了散文的詩境。我相信古典的矜持，古典的約制，不單是樹林日後可以進一步探尋的路，也是今日浮誇至於扭捏作態的散文界應該改弦易轍的正確方向。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對『魚與雁』『樹與林』等類似「分段詩」的散文，是不太欣賞的。它們也許寫得還漂亮，題目也起得夠俏皮，但卻缺乏一種質感，思想性淡薄，予人一種輕纖的感覺。雖然『魚雁』樹林』比起這部集子的好些前期作品，像卷一裏的『寒流』『蒼白蒼涼』『河的孤獨』『夜的起點』以及卷二裏的部份篇章仍然好得多。樹林前期作品的雅緻可以『蒼白蒼涼』作為代表。該篇散文其中一段竟說：「你總感覺到蒼涼也是美的，就如你一直珍惜着自己瘦瘦的蒼白。而你本身就是個蒼白的意象。你越寫出更多首詩，更多散文，越感覺到自己枯瘦的手已越來越蒼白。也許因為這樣，你總感覺到那樹蒼白份外親切。」類似的語句也出現在『寒流』一文的最末一段，大意是強調蒼白即是美，這真是浪漫的縱情，濫情濫感的極致了。

(3)

『千里雲和月』這部集子收入的若干作品也有以作者個人的詩社生活以及與社友的交往情誼為主題的。像『寒流』『夜的起點』『雁啼飛』『天盟』『這一山風雨』『山風山雨』『蕭瑟中的一朵燈火』『哀歌』等篇都是圍繞着詩社與詩社的朋友寫成的作品。這些散文裏面雖有濃摯的感情，卻缺乏藝術表現的圓融、自然、親切。近期作品『蕭瑟中的一朵燈火』大概是唯一寫得較為成功的一篇。『萬里寫入胸懷間』『千里雲和月』記載的是作者刻骨銘

心的回憶與難忘的經驗，兩篇都寫得不錯，比較起來，近作『萬里寫入胸懷間』篇幅短些，但文字簡練，較為成功。

「卷五」的壓軸作『畫在風中飄動』篇幅最長。這顯然是樹林的力作。他是企圖把敘事、抒情、寫景都融治於一爐，樹林的散文一向不慣於敘事，但『畫在風中飄動』寫的是他去年年底赴台回來的感受，其間無法避免敘事的成份，這對作者而言自然是一項考驗。照我看，這部散文集卷一最弱，卷二、卷三優劣參半，卷四絕大部份則稱得上佳作。他的近期作品一方面是文字的運用進步了，一方面是思想較成熟了，寫出來的作品也便較為可觀。『畫』一文裏作者寫出了他對中華文物的孺慕，反映出他對傳體的赤子之忱。雖然『畫』一文出現若干駁雜之處，還未能把旅行所見所聞以及所感所想凝鑄為一渾成的整統，但若干片斷頗顯得出作者於文字的驚駭力已漸得心應手：

世界很靜，像一幅畫，不知道流轉到那裏。遠處的高速公路，有燈火急速的飛馳。我不知道古代的夜行人，騎馬點不點燈，但我們是，用兩盞強烈的車燈，快速地掃亮大街。

——畫入燈籠

我是嚮往山上的，像嚮往詩與愛情，那是我疲憊的安息。生命是風動中的樹，樹搖樹息，總是連續的。主宰的是風，是大地。

——畫入山

我非常主觀地（也是直覺地）喜歡：「我不知道古代的夜行人，騎馬點不點燈，但我們是……」那一下文字的轉折。我也很喜歡作者能把對山的嚮往帶進自己的生命哲思，「主宰的是風，是大地。」字裏行間自有一股恢宏的氣勢。

(4)

張樹林的散文常常提到「世界」「舞台」「回憶」等字眼，這個世界流轉變遷的快速使他難以適應，他對世事的無常感慨尤多。對他來說人生「一年復一年，像演完了一幕戲又一幕戲。」而對一些迅速變化的人事人物，他保護自己的方式是「遺忘」：

……應該像看電影那樣，在裏面你可以和他們同哭同笑，走出去時便該像拋掉一張戲票一樣，忘了座位，忘了劇情。

——寧靜的飛翔

樹林的世界觀似乎可以從他在「世界」那篇短文的一句近似箴言的話稍見端倪：「你還來不及成長，世界便塞給你一把結，任你去解。」他寫詩，寫散文，寫他自己，寫他的友人，也寫這個世界，是「讓世界回憶我，我也回憶這世界」（『傷情』）。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有時他會說出意思完全與前句相反的話來：「我是粉墨着容顏登場的。……這世界的人最好都遺忘了我，而我也遺忘了這身旁的世界。」

大體上說，樹林的人生觀，世界觀是消極的。這種態度當然與他的個人遭遇有關。對一個作家而言，某個時期的身心「畸形」往往有助於作家自另一個角度去體認人生，去詮釋生命，無形中充實了藝術作品的內涵。但站在一個朋友的立場，我實在不忍見到樹林舐吮着心靈的創傷，沉緬於死亡的關懷，寫出令人不忍卒讀的篇章。像交織着紊亂的意識流與自動語言的『死亡前奏』，像「……擊破舟，讓自己慢慢地沉沒，也只有那滅頂時的那一陣水泡聲知道。這世界，這世界還有誰知道你？」的『渡河』。而對死亡的關懷，對世界、人生的消極看法極可能會把作者摺入一條思想的死胡同，如果作品裏處理的只是自憐自傷，縱使文字造詣再高，也難免「感傷主義」之譏。張樹林今日已經恢復健康如前，他應該像『千里雲和月』裏所描述的那個「跟着雨水跑」的少年，果敢而矯健，衝出雨網，踏上新的征程。以他對文字的感性，加上他隨年歲漸增的人生智慧，他應該可以另闢新境，更上層樓。我的建議是他不妨在課篇——也即是說整篇作品的結構上——多下些功夫。如果他肯在敘事描述方面加強自己，在感情奔放之際仍能作出某種古典的節制，仍能顧慮到古典的均衡，在感性與知性之間作出適度的調融，張樹林有潛力成為馬華文壇的散文家。

失落了珍珠

珍珠在百無聊奈的午後翻閱牆上的跑馬日曆。發覺今天是保安的母親的忌辰。她在年頭的時候怕忘記，從日記本中一樁樁把重要的節日忌辰都抄襲在牆上的日曆。做人家媳婦，又沒有長一輩。珍珠在不知不覺中竟然扮演起另一種她絕不想要的角色。就是這樣，有時忘了翻閱，日子在渾噩中過去，等她察覺了，都遲了。

珍珠步進房間，保安還睡得像豬一樣死。他的報紙歪斜了，遮住他的一顆眼睛，另一隻卻在報紙旁半關半開。不知是睡還是醒。珍珠看看壁上的鐘，四點左右，遲疑着不知要不要喚醒保安。

這幾年，保安賺了一點錢，買洋房買汽車，生活安定下來，脾氣反而變得無陰晴，珍珠想到這裏，便決定要搖醒他。

今天是十七了。珍珠說。

保安沒有反應，又是瞪着她。

都四點了，還要不要買點東西。

嗯。

一過十二點，聽說鬼都回去了，還要拜嗎？當然要。

你相信會吃到嗎？

不相信你又何必提醒我？讓它靜悄悄溜過去不是好嗎？

難道是我故意忘記的嗎？這樣兒，我還以為今天是你媽媽的忌辰，你忘了會傷心。我能夠記得才是傷心呢。保安爬下床後，前後左右地甩手。

那麼，究竟要不要買？

要，誰說不要？

去哪裏買？

巴剎。難道還有哪裏可以買的？

你不是答應小蘭今天帶她去超級市場坐碰碰車麼？

今天是甚麼日子？帶她去娛樂場？

是你媽的忌辰。只有你才忘了。

就是你一人記得，值得這麼高興嗎？

至少我記得記在日曆上。還有，至少我記得從日曆裏邊挖出來，讓你記得。要不然，這一天就這麼靜悄悄地過去了。

靜悄悄過去才好。

那麼爲甚麼今天又要拜？

我是因爲妳提起了害得我不能靜悄悄地讓它溜過去。

你媽知道要很傷心了。

你又沒見過我媽，又怎麼知道她會生氣？

我雖沒見過，不過記得今天忌辰的還是我。如果沒有我，今天就沒有人拜了。

是妳記得的吧又怎麼樣？

你媽就有得吃了。

珍珠和保安整理妥當就駕車出去。他們離開了住宅，一直向巴剎駛去。他們的三歲的女

兒一路上都追問保安怎麼不是向超級市場的路走。保安避過了一輛後面開來的汽車，大聲地喊：爲甚麼妳和妳媽一般聰明？

小蘭告訴爸爸，媽媽聰明就不用讓爸爸罵了。
超級市場超級市場，超你的頭。

A，不要亂亂超，教壞孩子了。

你要去買甚麼？

花生。

火氣這樣大，究竟爲甚麼？

是誰的火氣大了？

難道是我？

我又沒說是你。

我知道一定是你生氣我提起你媽的忌辰，你經已忘了，怎麼我又會記得。你覺得很傷心。怎麼你的媽媽這麼疼你，你竟然忘了。讓一個不相干的我來提醒你，所以你就生氣了。

爲甚麼你不去超級市場買呢？

去超級市場幹甚麼？

買雞買肉買罐頭呀，拜你媽媽呀！

我要買鴨。

你媽是不吃鴨的，是你自己對我說過的，怎麼你這點也忘記了？

我喜歡。

你受得了巴刹的腥鹹？

超級市場有賣鴨的嗎？沒有，是不是？所以我們要去巴刹。

巴刹也沒有冷氣設備，你受得了？

現在幾點鐘？

四點十七分半。

太陽都快下山了，妳害怕甚麼？

太陽還能夠曬熱你的皮股呢！

我說我要去巴剎買，妳聽到了沒有？

這樣惡，幹嗎呀你？

吃掉妳，怎麼樣？

他們的車子彳亍進去巴剎邊的小巷，人山人海，正是最熱鬧的時刻，有很多工作後放工的婦女都在這種時間順道來買菜。溝渠的惡臭一陣一陣地蒸發。保安的腳才踩出去，就趕緊的捏鼻子，小蘭也跟着捏。

爸爸爲甚麼這樣臭？鼻音濃濁。

這裏是巴剎。妳不知道嗎？

爸爸哪裏臭，是巴剎。

啊，是巴剎。

我早說過了，不要來巴剎買，你要。你看小蘭也說巴剎這麼臭，只有你頑固。

巴剎才買得到新鮮東西，妳知不知道？

哦，超級市場就買不到麼？

不能。

難怪這條水溝這麼臭了。原來新鮮的東西是臭的。

保安抱着小蘭，一攤走過一攤，珍珠跟着在後面。保安走過賣菜的攤子，看見雪白的包菜花，買了一點，又看見青綠的豌豆，也秤了幾兩。珍珠說，爲甚麼不買點紅蘿蔔，保安說我最討厭吃紅蘿蔔的了。甜不甜鹹不鹹，爲甚麼炒包菜花拌豌豆就一定要加紅蘿蔔？不要。珍珠說，我最討厭吃豌豆了。貴又貴死了。爲甚麼你就一定要買？兩個人站在菜攤子前細心地爭執。後來，爭執不出結果。保安抱着小蘭站在一邊，不理不睬。這本是他一貫作風。珍珠又蹲下去選蔬菜。賣菜的一斤白菜賣四十五分。珍珠堅持只給三角。保安冷眼旁觀，實在受不了了，大聲地說。四十五分就四十五分，減甚麼價。珍珠抬起頭瞪了他一眼。她最討厭保安在衆人前奚落她。不知勸告過幾次了，還是老樣子，保安也忍不住珍珠冷冷的目光，抱着小蘭盲目目的地走開了。經過了賣雞的攤子，他停下來，小蘭看見籠子裏的雞有一下沒一下的將頭探出來啄食，高興地拍拍手：

Bird, Bird。

保安在心底裏嘆息。他回頭看。遠遠地望見珍珠還蹲在那裏選菜。又要選甚麼呢？不是Bird，是雞。

是Bird。

雞。

Bird。

我說雞、雞，知道嗎？

我說Bird, Bird, 知道嗎？

保安括了小蘭一個巴掌，她媽的一聲哭出來。賣雞的忙碌得很，根本沒聽見看見小蘭哭。保安急急抱着小蘭走去賣魚的攤子。一路哄着小蘭還是哭。地上很滑，保安滑走半步，差點跌倒，這一下震盪，帶給了小蘭刺激，笑了。但那只是剎那的事，她又繼續哭下去，她本來並不是這樣子的，平常很少哭，有哭也短暫一會兒，也許是有媽媽在身邊才哭得這麼啼啼。保安嘗試哄騙她。他抱了小蘭去乘坐電梯，從左手邊乘上去，又從右手邊坐下來，如此這般重覆了四五次，小蘭停止了哭，卻又不肯讓他下來。保安只好抱着她上上落落。許多次後，小蘭還是不肯讓他離開。有些在選買鹹鴨蛋的婦女不自禁的向他們父女兩個投過了諮詢的目光。保安假裝不知道，繼續他和小蘭的遊戲。當電梯慢慢升高起來，他伸長了頸子探望，就是望不見失落了的珍珠。電梯徐徐緩緩地下降，保安又張開了雙眼探索，也是尋遍不着珍珠失蹤了的影子。小蘭玩得很快樂；一次又一次，不肯讓保安離開。

保安左右環顧，終於發現不遠之處有人賣花。菊花芍藥胡姬，一叢一叢的，在陽光下開放，今天是十七，買花的人比較少，還是擠得皮股撞皮股。

爸爸帶你看一樣好東西。

甚麼好東西？吃的嗎？

吃吃吃，整天都想著吃。

不是吃，是甚麼？

爸爸帶你看就知道了。

保安再回首前後左右看，依然沒有看見珍珠。

死去哪裏了？

爸爸你說甚麼？

爸爸帶你去買花要不要？

甚麼花？

菊花。

菊花是甚麼？

菊花是一種花。

一種花是甚麼？

是菊花。

賣花的胖女人聽說保安只要買一朵花，一臉的錯愕。在保安的眼中，那女人是那麼蠢胖，可惡，實在是不配賣花的。花是美麗的。美麗的東西怎麼可以讓一個醜惡的女人來兜售呢？

甚麼？你只要買一朵？

甚麼？你說我要買一朵？

你不是說要買一朵花嗎？

是的。不是的。

甚麼是的不是的。

我是要買花。可是不是一朵。

我明明聽你說只要買一朵。

我幾時說過？

剛才。

有錄音機嗎？

你。

我。

你。

我。怎樣？

保安咧開嘴，微微地笑。

我要買你全部的花。請你賣給我，好不好？

買這樣多，做甚麼？

不關你的事。

你真的要買？

全部多少錢？

賣花的女人開始計算車上的花。

芍藥一朵五角，菊花一朵三角，胡姬只剩這種了，一枝六角，五十一朵芍藥二十五塊五角，一百十七朵菊花三十五塊一角，胡姬四十三支二十五元八角，全部八十九塊四角錢。

保安買花，最高興的還是小蘭。她一個人就搶着抱了十七八枝在胸前，花遮住了她的視線，害得她連前面的路都不見了。保安抱着小蘭又抱着花，繼續在人叢間擠。他的花掃在人肩膀上，有好幾朵胡姬都殞落了。人們走過都踐踏上去，花終於新鮮地潰爛了。

突然有人在背後呼喚保安，保安辛苦地掉轉頭，原來是多年不見的芬芳。

我遠遠就看見你了。

是嗎？

我們已經好久沒見面了。

是呀。妳看我的孩子都這麼高大了。

你在買花，我就注意到你。你還是像以前做事常常出人意料之外嗎？

妳還沒有結婚嗎？

你說呢？

妳走幾步我看看。

你，這樣專家了嗎？

他們走了幾步，芬芳要小蘭叫她阿姨，小蘭害羞不肯叫。

小蘭，阿姨抱，好不好？妳爸爸一定手酸？

小蘭還是要我抱，保安說，這些花送給妳了，好不好？

爲甚麼？

算我向妳求婚的吧！

你這個壞蛋，竟然真的留意我走路的姿態麼？

爲甚麼還不結婚？

怕你傷心啦，你不知道？

你這樣講，不怕我傷心麼？

真的？

假的。

豈有此理。

芬芳抱着保安的一叢花走後。太陽已逐漸猛烈。還是沒有看見珍珠的影子。到底去哪裏了呢？保安逐漸感覺焦燥。保安有點奇怪自己爲甚麼剛才會吃芬芳的豆腐。而且芬芳竟然也變得那麼大方起來。他們只會是一對朋友也沒有甚麼深入的認識。兩個闊別的人在繁忙的街場竟然胡謔了一會兒。真是莫名其妙。保安的汗漸冒額頭上滾下來。小蘭還抱着十多株花。保安要擦額上的汗，總是有那幾株花擋在面前，礙手礙腳的。他從小蘭手中搶了幾株菊花和芍藥棄擲在地上。終於可以順利的抹掉臉上的汗珠，小蘭嚇了一跳，竟然遲了一會才敢哭出來。

哭哭哭哭甚麼？

保安還是看不見珍珠在哪裏。

最好是死掉了。

保安的衣服開始濕了，他今天穿的是尼龍質的襯衫，不能吸收流出來的汗，所以不一會兒，衣服即濕黏黏的貼在他的背部。他的褲子又是上一次發福量做的尺碼。現在抱着小蘭一面走即一面掉下來，保安得走了五六步即托一托褲子，其實褲子是無論如何都不會掉下來的。他過份小心翼翼了。地上底窪處積了一窪淺淺的水，原來是早上工人洗巴利流出來還未掃除的積水。保安走了幾步，托高褲子，又抬着再走，那種黏黏的感覺，從腳掌心傳上來真透心底，他一面走一面後悔爲甚麼早上會忘記穿上短褲呢？

小蘭還是哭不停。

保安在不知不覺間竟然爬上了超級市場的梯階，小蘭靜止了哭，馬上笑了。進進出出的人很多，而且冷氣拂面，究竟還是冷氣好，保安放下小蘭，牽着她的手在零食的部門巡走。

小蘭掙扎脫了保安的手，儘向售賣巧克力的攤格跑去，保安儘量壓低了嗓子喊：「回來，爸爸牽。」

小蘭聽見了還是照樣向前奔跑。我不會跌倒的。爸爸不要害怕。

小蘭用手一拉。七八包的塔標花生倒下了。保安趕過去，拾起來，放回原來的地方，但是幾座塔依然滑溜倒下。保安在心裏嘟囔，要開口罵小蘭，可是她已經跑去另一個角落。保安仔細瞧，原來她在觀摩架子上的玻璃器皿，這一驚，保安差一點叫出來。他輕輕地急趕過去，小蘭看見父親追來了，以爲跟他玩捉迷藏，高興地拍拍手。她的笑聲逗引了人家的矚目。

回來，媽媽來了。

哪裏？

那邊——

小蘭張望了一會，笑了。

爸爸騙人的。

保安無奈，只好亦步趨跟在小蘭後面。

珍珠還沒有出現，她當然是不會上來超級市場的。她在那喧囂的街場或許已經迷失了。或許她還以爲他們父女兩人已先回去車上等候她。或許她還蹲在地上撿菜，講價錢，或許她和他一樣遇見了老朋友，在人群的一角落談着闊別後幾年的寥寂，或許對方也像他吃芬芳的豆腐一樣在吃吃珍珠的豆腐呢。或許珍珠還開心地笑。

或許珍珠給腳車撞倒了。

活該。

小蘭還在選玩具。突然她又提議要去騎大笨象。保安牽她走到超級市場門口，只有火車的位子空着，其他的都有小孩子騎在上面搖擺。小蘭堅持要騎大笨象。不要火車。保安只好陪她等，騎大象的藍裙子女孩下來了。小蘭急急忙忙地爬上去，保安塞了一個兩角錢的銀幣，大笨象開始有規律地搖擺，幾下以後，保安才想起爲甚麼不數一數，便一、二、三、……地開始，爲他數到四十七，大笨象即戛然而止，小蘭爬下來，又繼續爬上去火車頭。

要坐要坐。

爲甚麼妳和妳媽媽一樣？保安敲她的頭，還是塞進一個銀幣，火車嘟嘟地叫了，究竟只能搖，不能走。

保安想起當年珍珠送他，火車開的時候，兩人都捨不得分開，火車移動離站，保安就歪躺着看路過的人。女人漂亮地閃過去，保安睜大了眼睛偷偷地瞧，今年流行的是窄裙，窈窕的曲綫一具一具地流過去，保安看得也不似當年的偷偷摸摸，畢竟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

哪，媽媽媽媽。保安匆匆地抱起小蘭，趕到樓梯口，他向人群中亂指，當然不是真的看見珍珠的。

哪裏哪裏？

那邊，喏那邊。

哪裏？

那個紅紅衣服的Auntie後面呀！

哪裏有？爸爸騙人的，我要坐火車。

火車不要坐了。保安板起臉，小蘭嚇了一跳，又再哭。

爸爸買冰淇淋給妳。

小蘭馬上停止了哭泣說：

爸爸眼睛吃冰淇淋，嘻嘻。

胡說！

媽媽說的。

都是妳媽媽。王八蛋。

王九蛋。

誰說的？

媽媽。

太陽經已西斜，人群逐漸散去，依然看不見珍珠，珍珠究竟去了哪裏？

珍珠會不會給搶劫了？

珍珠難道是外太空來的人，突然回去來處麼？

難道說珍珠先搭車回家了嗎？

保安牽着小蘭走回去泊車的地方，他向車內張望，沒有珍珠回來過的痕跡，他又打開車后面的廂子，也沒有珍珠的菜籃。

珍珠怎麼還不回來？

賣花的女人推着三輪車回去，經過保安的身旁，對他笑了一笑。

還沒有回去嗎？

當然是還沒有。妳沒有看見嗎？

你的花呢？

丟掉了。妳還要買回去嗎？

女人瞪了保安一眼，喃喃地走了。

有好多攤子都收了，只留下一片淒涼的饅饊，紙屑菜根魚鱗處處。保安又一次小小的拎着褲管走，他經過賣蝦的老同學的攤子。

你太太呢？

不知道。大概是跟人家跑了吧！

那可不是玩的。

我就是去找呀！

放心，這樣大的一個人不會失蹤的。

死了才不會。

街燈亮了。保安還是沒有看見珍珠。

他開動汽車，向回家的路走。一路上人很多。是看戲的時間了。保安的車經過戲院門口，他駐立一會兒，閱讀新片預告板上的片頭設計。珍珠當然沒有出現在當中。她究竟回家了嗎？保安如果還沒有回，她找不到保安的車子，當然會自己回去。如果她就那樣不告而回，保安不知道回家以後要不要生氣。他覺得自己大概是會生氣的。問題現在她究竟是有沒有回去。保安不知道。他還是看他的電影劇照。許久他才發覺原來今天上映的是戰爭片。戰火亂天的海報，龐大的豎立在他眼前，太近了，反而不清楚。他轉頭引誘小蘭。

今天爸爸帶你去看打鎗打鎗的戲，要不要？

小蘭說：那天呀我和阿吉舅舅玩打鎗，站在樓梯上，哐哐哐哐哐哐，呀，阿吉舅舅死了，哐哐哐哐哐哐……

要不要看？

保安看見她牛頭不對馬嘴，哐個沒完沒了，大聲地叫了一聲。
要。

小蘭意興索然地說。

他們父女兩個繼續在路上兜了幾個圈子，終於在路旁泊好車子，他們即朝戲院走去。保安買好戲票，又再在戲院門口買了幾個肉乾麵包，他牽了小蘭的手檢開布幔，眼前只見一片黑暗。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我們向你推薦

小黑小說集

黑

／白 河譯

／ZAKARIA ALI 著

蘇仙與歸來的詩人

星期天晚上與蘇仙在 Wagonwheel 餐館見面，吃烤肉時，她顯得不大想談話或有胃口。每個星期五和星期六她都到奧斯丁市探望剛從越南歸來的舊情人倫納。我獨自一人住在 Nacogdoches 市。我了解到，我與蘇仙之間必定會發生一次巨變。但是我不要作出任何的結論。

「倫納好嗎？」

「好！」

有關倫納的談話，就到此為止。跟着我們到畫室去。她坐下擺好姿態，讓我畫像。我們想一口氣就畫好。畫了幾小時後，她累得躺下。我們便停止工作。

我洗乾淨了畫筆。

「澤巴，我有話要跟你說。」

「甚麼事？」

「倫納的事。這個周末，他使我相信他真心愛我。」

「你也表示愛他？」

「不知道。我喜歡他，」蘇仙低聲說。「但是我不相信我愛他好像他愛我那樣。」

「如果你愛我的話，倫納不該是問題，對嗎？」

「我愛你，親愛的。因為這樣我要你幫助我。我請求你不要忌妒，行嗎？」

「別担心，蘇仙。」我說，一面輕輕把口唇壓在她的唇上。

「倫納把我當着他的老情人。在他心中，我還是他到越南之前的愛人蘇仙。他不要接受已經改變的蘇仙。我的確變了很多。」

「說下去吧！」

「我不忍心傷害他，他已經受到太多的創傷了。」

我把畫筆放在瓶子裏。

「倫納現在坐在輪椅上，因為他在前綫上打戰受了傷。」

「可憐。」

我覺得蘇仙應該接受已經變了的倫納——殘廢的、餘生將在輪椅上渡過餘生的倫納；已經踏入一半墳墓的倫納。

由於我不想把事情弄得複雜，我不願表示倫納歸來，使我受到很大的威脅。我太驕傲了。因為驕傲，使我沒有去查究蘇仙與倫納之間在他去越南之前的生活。我只知道他倆是同居的親密情侶。我時常不能不懷疑蘇仙情願把我當着她的新歡，是她必須承受的巨變的一部份，不過我從來不懷疑她愛我的誠意。

我送她回去她的公寓。在校園北面的一道路上，朝着她的公寓走去。我淡淡地向她道晚安。她的嘴唇彷彿在說：你們兩個之中，我應該選誰呢？

第二天，蘇仙很早便跑來我的畫室，帶來了一個消息：「倫納昨晚搖電話給我。他周末要來這裏，跟你見面。」

當我見到倫納時，他首先自稱是個詩人。他每一句話都要深思遠慮才說出口，好像是聖人說話似的，令我迷惑不解。我很欣賞他的這種氣質。我也欽佩他在輪椅上活動自如的本領。蘇仙推着他，我看了心裏很亂。倫納以幽默、諷刺的態度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他微笑地敘述了受傷的經過。他踏中炸彈陷阱，醫生爲了挽救他的性命，不得不鋸去他的小腿。

倫納的聲音緩慢、清晰，沒有一點憤世嫉俗的仇恨語氣。他說，如果有第二次機會，他一定會跑到加拿大逃兵役。雖然他的表情平靜，他的眼色流露出失望的感受。他認為人類是殺人者，是一種該死的動物。

突然，他諷刺地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射擊是可以允許的；就是開鎗射空罐子。他拿出錢包，展示兩個春天之前，在奧斯丁市參加射擊比賽，奪得冠軍時所拍的照片。

「我還收藏着那支得獎手鎗。我贏了一千元。」

「你喜歡我那幅還沒畫好的人像嗎？」蘇仙問。

倫納坐在輪椅上，左轉右轉，看着人像。最後，他說，他着了迷。他說我這張未完成的畫，成功地描捉了蘇仙超凡脫俗的氣質，而他的詩卻很難創造出這樣的意境。

從他的言行舉止，他顯然感到吃醋。氣氛突然變得緊張。他說，他遺憾自己不生為畫家：

「有色彩才能真正使蘇仙永垂不朽。」

「倫納，你太苛求自己了，」我說。

「我希望你能聽聽我的詩，」他說。

「好的。不過今晚讓我們到 Wagonwheel 去吃飯，」我邀請他倆。

在餐館的圓桌上，點亮了蠟燭。我看到倫納是多麼依賴蘇仙，經常要「撒嬌」似的。他說道：蘇仙，餐巾在哪裏？蘇仙，湯匙在哪裏？蘇仙，鹽在哪裏？蘇仙，湯太辣了！蘇仙，請把咖啡遞給我。

在我默許下，蘇仙服侍着他。我成為旁觀者。

諷刺的是，氣氛充滿了歡樂。各人在證明氣氛是可以控制的，而不需要以愛情問題或是蘇仙與我之間、我與蘇仙之間、倫納與蘇仙之間、蘇仙與倫納之間、倫納與我之間以及我與倫納之間關係的問題來愚弄自己。

香醇的法國美酒也起了不少作用。美酒使我們忘記了現實，因為現在不是發生任何對抗的時候。在談笑風生之中，倫納叫我們停下來，他閉起眼睛，好像瞎眼的荷馬，吟誦了幾首詩。蘇仙好像女秘書似的，把每一字一句寫在餐巾上：

我是一首詩

浪潮退至

虛假英雄的領土要求
以外的疆界

他們將土地

瓜分

提供

已安排妥當的
美好生活計劃

無人承認死傷人數

只有失敗者的
落敗榮譽

我終於是一首詩，

釘死在輪椅上

一個受刑者

和行刑者

的圖像

我的枷鎖

我不埋怨你奴役的
力量

我只怨我被奴役

我的枷鎖

操在你手中

我的枷鎖衡量

我的苦楚

夢見你不再理會我

要是我的枷鎖

是用金銀製成

你的髮根

夢迴深埋

我迷失的一個世界

而不知你的忍心

黑色的春

春 黑色的簇葉
月亮發出可怕的爆炸
散落無聲的光芒
暗得照不亮方向
回音喚出你的名字
你軀體的輪廓
使神聖的愛土變形
如今 被殘缺的記憶沾污
愛是懸掛枯樹枝桠上的
一副骷髏。

我的佔有

我只欲佔有
你的倩影
一個縈繞的
幽靈

我的軀體孤寂地掛在空中
你的則盤根地上
環抱山巒與浪人

一具死去的軀體
只能佔有
你的倩影與其他纖弱的東西

蘇仙聽了倫納的詩，神情茫然。倫納吟誦時，激動得連頸上的血管也僵硬了。我開始了解到我們三人之間的一個絕對事實。分手時，大家沉着不作聲。我呆呆站在人行道，雙眼瞪着士敏土。倫納坐在輪椅上，蘇仙推着他，慢慢離開，逐漸消失在街尾。

我開始承認倫納對蘇仙的愛是真心的，比我的愛更真摯。他希望在這世界上重新做人，把一切都寄托在蘇仙身上，蘇仙已經成了他的一部份。他更加應該得到蘇仙。

倫納沒有回去奧斯丁城，與蘇仙住在一塊兒；她把時間與精力都放在倫納身上。這件事令我難以忍受，苦澀萬分。每次打電話給蘇仙，接聽的是倫納。他那慢吞吞與清晰的聲音抹殺了我要問好蘇仙的興緻。我跟他談的，不外是關於寫詩、練鎗或那幅未完成的人像的事。

我懷疑蘇仙要與倫納開始新生活。

一天，蘇仙接電話。

「你愛他是嗎？」

蘇仙沒有回答。我也沒有再問她。

「今天下午有空嗎？」

「沒空。要替倫納的詩打字。他打算出一部詩集，以我爲主題。」

「很好。有空的話，我需要模特兒。」

「我明白。不過我沒有以前那麼自由……」

沒有蘇仙推輪椅的倫納，猶如一幅不完整的畫。也許他倆現在互相需要。當我在畫廊或學生會或圖書館偶然碰到蘇仙時，她話不多說。談起的一兩句話都是關於倫納和他的詩集。說完又匆匆離開，該要回家給倫納煮飯。

一天，我出席「十九世紀美國繪畫」展覽會時，碰到了倫納。當時只有他一人。我含蓄地問他，蘇仙甚麼時候有空給我畫像。我也一口氣邀請他若有空便一道來。

突然蘇仙走近我們。倫納依着她，叫她找時間給我畫象。蘇仙一口便答應。我們講好了時間。

當蘇仙依時踏進我的畫室時，倫納沒有陪她一塊兒來。蘇仙說，他在家裏趕他的詩集。我們工作了幾小時，完成了畫像。

離開畫室，送她回家時，我們默默無言。

當我們一走上公寓的門廊時，我們聽到裏面傳出鎗聲。我們立刻衝進去。

倫納倒在輪椅上，靠近前窗。

他的頭上有個大洞，湧出鮮血和腦漿，頸僵直，手中緊緊抓住還冒着煙的手鎗。



*黎昂作札卡里亞·阿里像

（原載一九七三年八月號馬來文學月刊）

札卡里亞·阿里日記

[disember 12, 1972 - januari 5, 1973]

／ZAKARIA ALI 著／白 河譯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

今晚帶巴巴拉到「月神餐館」吃飯。那裏的墨西哥菜餚美味可口，價錢相宜。

我們的談話是分析性的。我對她多了解了一點。我讓她無所不談——從她的家事到繪畫。重要的問題、生活的問題、尋找意義的問題。身為女人，是令她最遺憾的事，因為這也許意味着她要當藝術家的志願受到阻碍。她深深地了解到這點。她夾在兩種角色的中間：一是接受傳統，相夫教子，做個順從的女人；一是成為現代女性；解放、堅強、不順從的女人。

她要當被愛的女人，而不要成為性工具。

已經一個月了，她的老情人羅尼寫給她的信還沒有回覆。她說，羅尼的信放在床邊的收音機旁。她說，她需要時間和寧靜的心情才能寫出一封美麗的信。可是她寫不出，而使她痛苦。

我們討論別人的事，並不是存心不良。相反的，我們的談話就好像交換知識，和我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我所不知道的事，巴巴拉往往知道；而我知道的事，巴巴拉卻不曉得。對巴巴拉與我來說，這間西南大學是一個神話般的形象。在大學裏唸了四年，我們結交了各種各樣的人。當我們在談話中談起一些我們認識的人時，心情是多麼的高興。

照着相片畫巴巴拉的弟弟貝維利的人像。畫了兩個小時。將用這幅人像交換她的兩幅作品：一是絲印，另一幅是蝕刻作品。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巴巴拉在我的畫室門下留了一張字條和貝維利的照片。

札：我只找到這張相片。沒法在周末之前找另外的相片。

貝維利的頭髮太紅了點。差不多是巧克力色，他的皮膚跟我的一樣紅。

請把表情畫得嚴肅。如果不能揣摩他的嘴唇，我可以幫忙，因為我們的口唇差不多一模一樣。

昨晚與你在一起，感到十分快樂。

再謝你一次。

里斯教授在畫室裏只有五分鐘。他喜歡我用蛋白代油調和顏料的畫法，還說自從看了我第一幅繪畫後，我的作風已改變許多。這第三幅繪畫顯示我已掌握了顏色的搭配，更加了解色彩的含意。

在模仿 Andrew Wyeth 的作品 *That Gentleman* 的繪畫上，我配上了黃、藍及綠色，把人物表現得更更有風格，但不用鮮明的顏色。白色加強了光綫，比丙烯酸 (acrylic) 更強烈。

「靜物」的背景給我淨化後，含有新的氣息。舊的背景是我照着畫室的角落，以舊圖式：牆上窗口的影子繪畫。修改之後，畫上只剩下綠色的層次和黑色的暗影。

「自畫像」也採用同樣的背景，非常適合藍色的牛仔裝夾克和巧古力色的皮膚。我希望顏色的相對不會顯著。

對自畫像的左眼猶不滿意。雙眼看來發出凶光。巴巴拉說：「我不喜歡它們。認識你這麼多年，我從來不信任它們。」她一面裝模作樣一面笑着。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四

收到父親由聖地寄來的信。由於麥地那城天氣寒冷，他的哮喘病加重了。一位馬來西亞醫生替他治好了病。父母已抵達聖城，對那裏一望無際的大沙漠，感到驚奇。

卡朗的來信，敘述了在梳邦機場分離的時刻。來信使我心裏很亂。可憐的弟弟吉山哭了。以前我離開時，吉山年紀太小，不懂得人情世故。隔着玻璃門，他把臉壓在門上，凝視着，默不着聲。弟弟的影子歷歷浮現我腦海中。

卡朗的信寫得很囉唆，而卡蒂的信卻直截了當。如果說卡朗是「浪漫主義」，那麼卡蒂應該是「古典主義」了。

米勒(Miller)與赫塞(Hesse)超然脫俗的哲學，我還不能吸收入生活中。還很含糊不清。畫巴巴拉的人像一個小時半。發現了另一件事：她對自己沒有甚麼信心。她的表情令人迷惑。她承認自己很孤獨。別人不要接近她，以為她過份嚴肅。她在人像裏看出這點，而表示反對，要求我馬上修改口唇的結構。經過幾次修改之後，才畫到她面上露出一絲明晰的微笑。

今晚，我對自己的命運哭泣：我就像迷失在沙漠中的綿羊，不知何去何從。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五

見到了新房東，從一九七三年正月起，將在Texacana 大道租屋。月租一百元，地方面積十二畝，有幾個湖，有一種令人沉溺忘返的田園風味。我作了一個新的決心，閱讀更多梭羅(H.D.Thoreau)的著作。

巴巴拉不能坐着讓我畫像，因為她要趕着把她的絲印作品配上閃光金邊。當她在畫室裏工作時，我們一邊做一邊談天說地，然後到她住的公寓。最後她送我回家。我們覺得彼此的關係更加親密。周末她要去Galveston 找朋友。

今晚的天氣降到攝氏廿度。我覺得這是最冷的一個冬天。

整理我的小說稿。突然筆乾了。一怒之下把筆折斷。以前我也因為這樣而停筆。找不到像樣的鉛筆，於是馬上蓋上文件夾。

看馬太福音：「別以爲我來廢除法律與舊約的預言書。我來不是要廢除它們，而是實現它們。」

唱機奏起巴哈的作品。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

早上，太陽不知甚麼時候出來。從窗口望到路上一排排枝上沒有葉子的樹木，天空一覽無雲、藍藍的。

腳車壞了，腳車修理店又關了門。只好步行到校園，遇上了大雨；要搭順風車也沒用，因爲全身濕透。

畫貝維利的人像，感到滿意。要是他本人站在我面前多好。照着相片畫很容易。一切都已定型，包括結構。這是一種需要的欺騙。我不喜歡這個辯護的理由。

看完了馬太福音、赫塞後，看尼采的著作。覺得西南大學以前缺少哲學教育，只能及皮毛而已。下了決心要深入研究我所喜愛的文豪與哲學家。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

不停地看「超人」七小時。尼采的著作需要讀者細心研究每一字一句。

氣溫：三〇度。

時間：晚上十時卅五分。

我要沖個熱水涼，進餐、讀 Stifford 的詩，聽蕭邦的音樂。這個周末沒有跟任何人交談。過去的周末亦一樣。覺得一種令人陶醉的自由感，沒有人來打攪。

想要整理手稿，可是辦不到。整間屋子都找不到一支該死的鉛筆！

我是個強迫自己的遁世者，強迫性的畫家與作者。我要離群獨居，不要傷害別人；與世無爭。我只是想得太多，直到自己的思想界綫。我的心靈要尋求靜止狀態，尋找遁世隱居的熱情，尋找我能夠化為色彩與文字的境界。我的腦子裏有不可思議的「迷宮」，令我費解。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一

心中的火燄寂靜地燃燒。讀 Leonard Cohen, Robinson Jeffers, Ezra Pound 的詩；猶如心靈的泉水，熄滅了火燄。

跑到 Greyhound 巴士車站，搖電話給南施。

「我要找個人談談；」我說。

「來我這裏吧！」她說。

在寒冷中踏上腳車，前往她在葛納街的公寓。躺在地毯上看電視。與她默默相對。輕輕相吻。我內心一切平靜。離開時，我只記得一小段關於梵谷的愛人的談話。不知道是誰先提起的。

後來搖電話給但尼斯，他的同房說他回去達拉斯渡聖誕節。

搖電話給馬西亞，沒人接聽。

心中寂悶的火燄繼續燃燒。

沒有別的發洩方法，只好喝葡萄酒，坐在床邊可憐兮兮地哭起來；祈求上蒼使我再見到黎明，見到陽光。

在哀傷中，喃喃地叫着……

媽……媽……媽……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二

I write because I must.

與可怕的孤寂鬭爭，在孤立的深淵裏尋求激情。藝術猶如瘋狂。藝術家猶如瘋人。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

看完了 *The Colossus of Maroussi*。這次 Miller 抱着滑稽、娛樂的態度。有幾個部份，我看了不禁捧腹大笑。The Master of language at his best.

／十二月廿一日——星期四

修改詩作，以求其節奏。寫作是一門藝術工作，有它本身的問題。恰當的文字放在恰當的句子裏就會產生恰當的意義。

從早上十時開始打字，直到晚上十二時。眼睛通紅，不得不停手，身體也疲倦。朋友都回家過聖誕。我沒有別的去處，只有這消瘦的軀體，一個充滿秘密的洞穴。整天沒出外。

／十二月廿二日——星期五

收到比爾·胡伯、湯·那德及其他朋友的聖誕賀卡。
修改詩作打發時間。

／十二月廿三日——星期六

到校園去看高普博士是否有寄錢來。沒有。只收到銀行的退回結單！存在銀行裏的錢已透支。心中咒罵一番。這個月裏已發生了兩次這樣的倒霉事了。幸好在 Safeway 時沒發支出票。把身上剩下的最後兩塊錢用來買了一塊薄薄的肉。

操勞過度，連眼都痛起來。全身也酸痛，尤其是脊骨。放下工作休息，看海明威傳。我只隨便翻閱，海明威多彩多姿的一生，躍然紙上。他與我同一天出生：七月廿一日。

／十二月廿四日——星期日

經常在寂靜中聽到心裏有一股聲音在說：你努力寫作；只是白費心血而已。為何浪費時間？欣賞外面美麗的天氣不是更有益處？為何老是使自己消瘦、憔悴、折磨身子？

加強我工作能力的推動力，是刊在二月號「知識份子文摘」上的 *Ulysses* 原稿的相片。稿紙上滿是紅、藍、綠色的污點，角落又加插許多文字，最後又刪掉。

喬哀思你是個殺人者！

／十二月廿五日——星期一，凌晨一時

說不出的寂寞。抵擋不住的孤獨。啊，上蒼庇護我，讓我度過漆黑的夜……………

下午六時廿分。

回去吧，回去你的故鄉，你的家、民族、祖國，歸去你的根源吧！啊，回去吧，失落的浪子。撥開你故意造成的流放、幻想！啊異鄉人，你不是 Stephen Dedalus，你是札卡里亞·阿里！

接下來：

聖誕的氣氛相當平靜。今天的心情也平靜。看梭羅、尼采與 Stafford 的著作。天氣很好，晚上的天空一片蔚藍、迷人，像是一個祝福。可是不願出門半步；躲在家裏，與世隔開，是多麼安全。教堂的黑色輪廓和微風裏擺動的枝桠背後，是一片紅色的晚霞。

／十二月廿六日——星期二

向朋友借了十塊錢買伙食，特別是米。

／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三

還沒有收到高普博士的信。在圖書館裏消磨光陰。那裏和校園一樣幽靜。

／十二月廿八日——星期四

寫了幾首詩，眼睛又發痛。今晚我強迫自己別再看書。

／十二月廿九日——星期五

起床時已是中午時分。昨晚一夜難眠，轉輾反側，眼睛無法蓋上。害怕自己可能失明。決定不要：(一)寫作、(二)繪畫、(三)看書。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兩個小時，感到腦子昏沉沉。貝多芬和蕭邦的音樂也對我無濟於事。

回到畫室，就違反了第二個決定：不要繪畫，反而拿起筆畫個不停。眼睛沒那麼痛了。

高普博士寄來五十塊錢。

卡蒂見了我的照片很驚奇：「弟弟怎麼這樣瘦了？思念過度？」

卡朗早產。但願孩子有藝術家的氣質、漫浪的精神。

今晚甚麼事都沒做。

／十二月卅日——星期六

我的公寓亂七八糟，到處丟滿了裝書與雜物的紙箱，還有畫。準備明天搬家。本遜將用他的小貨車幫忙我。

／十二月卅一日——星期日

早餐後，清洗浴室、廚房、冰櫥、地毯，洗得好像六個月前搬進來的時候那麼乾淨。本遜出身鄉下，德州東部的腔音很濃；發音不準。我的東西一趟就搬完。

今晚獨自一人住在新地址：Nacogdoches 鎮北部八英里，五九大道、信箱七九號。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星期一

天氣陰沉沉的。冷冷的海風從西面吹來，在樹枝的縫隙裏窃窃私語。憂悵的風景猶如愛倫坡所描寫的黃昏時分。設法適應新環境，把書排好在架子上，打掃房子，收拾客廳。

沒有客人到訪。還沒邀請。

多次思考哲學、藝術、人性問題，但無結論。梭羅式的獨居，只是「鏡中花、水中月」。

五九號大道吵吵鬧鬧的交通，使一切希望成為泡影。收音機或唱機播出的音樂，令我心曠神怡。

沒有音樂，我可能活不下去。

在寒冷的天氣中，耳邊彷彿響起了Frost的聲音——‘My November Guest’，清晰宏亮。把客廳改成畫室，設備齊全。

可是我沒心情畫。

沒心情寫。

也不敢打開文件夾看稿。

討厭的廚房。牆壁與地板之間滿是老鼠洞。牆上塗滿油脂，陰陰沉沉。地板已腐蝕，踩一下，就吱吱作響。燈開亮了就很難關上。關上了又很難開亮。打算同房由紐約回來時，用光澤油廚房的牆壁，和掛上一些畫及招貼。

貯物室根本無法裝修好。

浴室的情形還好。

床褥的彈簧斷了，床褥中間出現一個半圓形的凹洞，使背骨更難受，難以入眠。昨晚多次聽到踩在枯葉上的腳步聲。心想：大概是動物吧！

喝酒喝到醉醺醺。決心一直醉到周末。早上頭痛。找阿士匹靈吃，找遍不着，活見鬼！回到床上，心裏亂咒一通。

今晚眼睛還能頂得住。在火爐旁看書。

心裏心外的世界一片寂靜。

／一月二日——星期二

因為畫得太多，眼睛又作痛。也許是因為太接近畫布的關係。休息時一面寫記錄，想着詩句。酒在手中。早餐吃得不够，肚子不很飽。啊，我又回到了墜落的生活圈子裏了。可是我覺得快樂。

這種生活有許多因素。我又在尋求生存的意義。

我珍惜我的生活經驗；因為這是我真正的財產。我對我尚未經驗到的時，沒有責任。眞希望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談論死亡時的眼神。杜翁的眼是否潤濕呢？

／一月三日——星期三

已經適應了新居。現在不大覺得憂慮、寂寞。今早不想聽收音機或唱機。陽光普照大地；穿過窗子，灑在桌上、日記的白紙上。門上的溫度表表示氣溫是攝氏五十度。第一次跑到屋外，讓習習涼風吹拂，直到冷得發抖，又快快回到屋裏。

太陽充滿了幸福的希望。

作畫數小時。自畫像即將完成。只剩下夾克與眼眉的細節。這副畫畫了一個多月。由於畫擺近火爐，蛋黃已經凝固，尤其是在上層。爲了節省，我把蛋黃放在冰箱裏。

南施來，帶我到城裏。在郊外隱居已久，重見人群，心裏感到興奮。

收到父親的信，句句感人肺腑。默默地掉淚：

「這也許是父親從聖地寫給你的最後一封信，因爲我沒時間寫信。如果要知道甚麼事情，問在大馬的卡蒂與卡朗罷。……」

「我與你媽將在真主的家前面，祈求吾兒學業、事業成功。」

爲人兒女的也許不了解父母的愛心是多麼深切，因爲他們還未爲人父母。我現在想起這句話，明白了領悟了。不管我身在何處，在外流浪多久，我還是一家的一員。我變了，可是家人沒變。

父母在聖地爲我祈禱，在世界另一個角落，我在畫自己的人像。

／一月四日——星期四

在寂寞難熬的時候，我想起了許多在半隱居狀態中生活的偉大藝術家：赫塞、米勒、尼采、傑佛斯、梭羅。

街邊那間酒店的老板不賣酒給我，因爲我沒有駕駛執照。

「州法律；」他說。

賓森替我買了。如果今晚盜賊進去酒店打搶，把那個傢伙的腦袋打得開花，我一定會好笑。

卡繆說：

“The romantics talked so grandly about solitude only because it was their real horror, the one thing they could not bear.”

／一月五日——星期五

移民局會不會延長我的入境簽證？這件事令我坐立不安。

屋主來了，問我好不好。我騙他。說好。然後他跑到籬邊，叫喚他養的牛群。牠們立刻過來。他把地上的乾草弄濕。憐愛地撫摸牛犢的背。這種撫愛令我驚奇。人可以去愛動物、石頭、天空、樹枝、雪、夜、花草。可是他卻很難去愛自己的同類。

把草稿修好。只有上蒼才曉得作家創作的痛苦。東改西改，去掉糟粕，只剩下精髓。

Alfred Kasin 說，他會把自己的著作刪得體無完膚，最後心血結晶只等於原稿的八分之一。我如果能做到十分之一，已是心滿意足。

萌芽的激昂，是我難於訴說的。

只是：痛苦。

到了半夜，強迫自己停止工作。炒蛋、準備了一些生菜食品吃，喝了一瓶酒。

然後讀卡夫卡寫給 Milena 的信。讀得入迷。

好好地思索了生命的種種問題；尋找生命的矛盾、諷刺。祈求上蒼做我與天使們鬭角力的見證人。

（原載馬來文學月刊。一九七三年九月號）

* 作者簡介：

札卡里亞·亞里，一九四六年生於森美蘭，曾負笈美國德薩州西南大學與州立史蒂芬·奧斯丁大學。他是詩人畫家，以英文與馬來文創作散文、小說、詩與日記。

*董農政

董農政手記

No. 3

五月十一日 共盡一杯

與你共進一杯之後，你我皆是湖海裏翻騰的一隻小蛟龍。管他是否日後相知，管他是否拔劍相向，都得仰頸這一杯濁酒。日前的光芒激烈你胸膛激烈我胸膛，雲卻是天底下無雙的漂白劑。你已啓程，我也將雲遊。你可曾除掉那晦濕的尾巴，該不，因你認定尾巴更能掀開那簾窗。而我呢？天色已暗，該投向那一逗燈火。決定吧！酒還暖，劍還未出鞘。看！雲。

五月廿七日 劍花

叫我如何去舞起那一朵劍花。那一朵純紅的劍花，在這沒有半點江湖氣氛的營裏，還有甚麼傲言。回鞘吧，當你適應了軍令之後，再記不起劍是如何的出鞘了，再沒有咤叱江湖的一招了。想睡嗎？於青塚淒淒裏，誰都想睡。唯有睡才有夢起一些劍式的機會。我時刻都在睡，所以我的劍招還年青。那一朵劍花雖難以舞起，無形的劍柄卻忍耐的笑在重山之外。

五月廿日 提劍

很久以前就想拔劍與披尊嚴的鬪上幾招，只是無力提劍。千百年的厚積壓得劍身越是鋒利也越是越重。誰要是在他那一朝代提起如此一把利劍，用自己的血書下挑戰與不平，將是另一番風雲，叫誰都死着眼木着嘴，喊不出是勇是猛是叛是逆。

此刻，我凝氣提劍。

No. 4

七月十六日 怎樣的渡頭

不是說只是開始嗎？為何收劍得太匆匆。明明已跨入那扉深鎖的門，為何又把眼光垂下。你還未登樓。難道你不想臨高觀花而悟出幾招創新，還是忍不下那最高一層的氣候。是不是沒有掌聲的衝擊太孤獨了。如此，我的劍再也對不了拆了。你竟固執的讓那一樓斜塔廢去，再也不想還有人在力拼五百招的苦撐着。只是開始，只是開始，如今你是否已劃起那一根火柴殘忍的焚一切於自己掌上的渡頭。告訴你呵告訴你，多難的七彩江河，怎迫出得了你我太陽的心景月亮的情意。

七月十七日 小舟

一雙腳殘缺不了一雙手的命運。

身陷於黑暗裏，只覺得前方一片真執的光亮在洶湧我的淚水。徘徊了多少次，終於用手悄悄的抹掉。抹掉之後，又不安的風浪起那一雙畸形的腳。

出世，折磨，奮鬥，戀愛，成家，立業，死亡，一條不平凡的小舟在一汪不平凡的波濤裏點亮自己和他人的燈。而黑暗盡頭，竟然又是黑暗，還能再說甚麼。

也許他的落帆處，充滿了陽光與月光。

七月廿三日 雀

綫譜上，你是佇立的孤獨。無數的風吹得你弦弦的。你卻一味遠眺，等到頑童的彈弓到了，振一振雙翅又回到漆黑的綫上。當風靜止時，看不出你是休止符還是風雨滿樓的一隻平靜。而你偏偏頭也不回一回，只將尾巴輕輕的垂下，垂下所有的風塵及寒意。

七月卅日 月亮

被烏雲切成擺在街口攤上叫賣的黃西瓜。

七月卅日 殞星

一亮

即挽不回黑冥的劫數

猛劃一個朝代

憶醒天外一些君臣酣醒的心靈

交生命給歷史

并

走

入

七月卅一日 電話的聯想

記憶使我拿起聽筒，卻聽不到往日的天真。看着螢光屏上的一個故事，漸漸沉入另一個夢中。

七月卅一日 一些事物

有時無緣無故的升起來，像太陽從山後升起一樣，實在無從解說，只好看火山是死是活。

八月二日 早晨的遐想

山風總愛吹起白雲

白雲卻愛帶幾句話語

飄過山飄過海

尋找一個流浪的包袱

投一句溫馨一句期待

入那充滿耳垢的

袋子裏

八月三日 小事

我發現一個小蜂窩建在牆，拿起一根棍把它戳破，一條條無知的青色輕輕讓生命墜下，引來螞蟻的忙碌。

不久，母蜂回來了，一撞一撞，懷疑了許多，終把無處排泄的淚水塗在浪費了母愛的牆上。負起兩翼沉重失落在窗外。

八月五日 五月的一個早晨

凌晨一早裹上軍衣，拒睡眠於青色之外。走出未醒的家門，長長的路面像雲一樣沉。一聲，一聲，右靴回應左靴回應右靴回應左靴。走着，擔心雨把一身的糊溶掉，風就怒了呵着嘴喝起殘敗的灰黃擊向我可以照人的靴頭。

九月五日 覓魂

夜裏，放聲走進墳場

很想看見一縷青魂升起

談一談玄惑的生命事

而半點鬼火也沒燃着

唉，此刻，

好不好讓我死去

等另一個.....

另一個覓魂者的來訪

才告訴他這個不知道是

不是秘密的

秘密

／張樹林

散文二段

生命是一隻鳥

這個塵世給我太多的隱傷，所以我會寫：「你還來不及成長，世界便塞給你一把結，任你去解。所以這世界上的人都那樣，在世界的左右手上翻轉。」我一直害怕自己被劈頭劈腦而來的環結繫住了，不能動彈。世界給我的失望比歡愉還多。我嘗試去快樂，去無憂無慮。

『寧靜的飛翔』只是我的一點企望。生命是一隻鳥，要真能張開胸懷俯瞰天下。但願我能看得透澈，看得冷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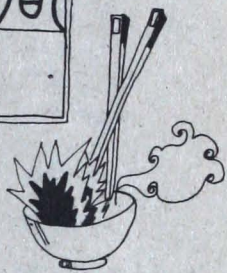
山與河

我是嚮往山的，像嚮往詩與愛情。每次上山，總帶給我一種悸動。獲得了許多，清涼的、冰冷的，但也在不知覺中失去了許多。山的寧靜，令許多事物也寧靜起來。山上的歡愉，山上的受傷，都封在我的記憶。只有山上的蟬鳴，方能叫醒你的記憶。你知道嗎？到了山裏，我也會像山霧那麼浪漫，那麼毫無抑制的遊逛，那麼放恣地讓山霧貼在衣上，髮上。我寫山，只怨自己不是山；我寫河，只望自己是「幾葉浮萍，飄流着自己的身世，不愛別人吵醒，只愛靜靜地睡去」。「千古傷心文化人」，『河岸』只是一個流落河堤，沒有鄉屬的孤獨者。寫時心緒有着平靜中的無限波動。我無意讓「他」自溺，但總覺得他是屬於這「河」的，「河」也是屬於他的，我又如何要他活生生地分別離去？

*編按：此篇散文乃作者散文集「千里雲和月」跋文之二三段。標題為編者所加。



*梅淑貞



寡恩的讀者

他是個朝八晚五受人薪水聽命於他人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時，扣去工作吃飯睡覺等時間，而且因為興趣，每個星期還抽出兩個晚上來學習另一種語文，所以真正屬於他的有閒時間，實在是無幾。那麼他應該如何去利用這寶貴的有閒時間呢？

他不是可以上上 watering-hole，跟一羣酒友大吐苦水一番，以洩一洩朝八晚五所積下來的悶氣？或者找找昔日的同窗，暫時重溫一下「往日的舊夢」？又或者看場「嚇死人沒命賠」的電影（如「異形」），索性省下一兩天的飯菜錢（因為甚麼胃口都已經倒盡）？或者是甚麼地方也沒去，甚麼事情也不做，只是拿着一本書，在看。是的，做個讀者，看別人寫的書。

他自認是個寡恩的讀者，因為他用了薪水的一部份買了一本書回來看，是希望那本書能帶給他樂趣。如果他看了一本書後比沒看書前更加不愉快，那麼那本書還有甚麼用？他認為，既然他能夠在工作上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的才華完全貢獻出來，那麼寫書的作者也一樣應該寫出他最好的作品才是，這點實在不是苛求，你又怎能怪責寡恩的讀者不近人情，一味只求看好作品？

他的寡恩，是與生俱來的。很久很久以前，他很小的时候，每次看到一本他認為是壞書的書，就會一邊看一邊罵，或者索性不看。但有時他卻會被環境所逼，不得不看一些他討厭的書，例如：中學時考中國文學，考的兩本書是巴金的「憩園」和曹禺的「北京人」。他記得他當時會如何咬牙切齒的拚命嚥下滿腔怒火的「看了又看」那兩本書，試一考完，他便立刻的一把火把書燒掉。事隔多年，他仍然痛恨着那兩本他被人指定去看的書。

幸虧他後來唸的是和文學完全無關的科目，畢業出來工作後的工作也是和文學完全無關，所以他不必捏着鼻子去看一些別人指定他去看的書，當他想看書時，他只看一些他想看且又能使他愉快的書。他的「愉快」詮釋，和笑話無關，希望寫書的人明白。如果寫書的人本身不明白甚麼叫愉快，那麼他一定不能令看他的書的人愉快。張愛玲說她寫作的時候非常高興，寫完以後，簡直是「狂喜」，便是「愉快」的最佳註腳。

寡恩的讀者因為有閒的時間非常的少，所以看書非常挑剔，而他所看的書通常又是用錢買的，所以買書就更加挑剔，但是有時仍然會一時不察買了魚眼睛回來。有一次，他便買了一個叫「司馬長風」的作者寫的一本叫「夢與醒的邊緣」的書回來，晚上翻開一看，天呀，天呀，他沒有看過比這更惡劣的文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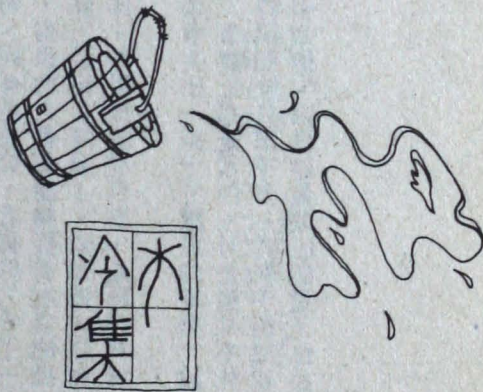
寡恩的影迷看了一場不滿意的電影出來後可以罵罵幾句，同樣是花錢，看書的人買了一本壞書後為甚麼不可以也一樣罵罵幾句？倘若罵得理由，寫書的人就要能夠接受讀者的批評，如果立刻拉下臉皮，說你會批評又不見得你比我寫得好，這便是無賴了。須知道，每個人都有他份內的工作，每個人都應該儘量做好他份內的工作；如果他選擇寫書，便應該寫好書，不要在寫不出好書時任意找藉口脫除責任。

一般文藝青年在出版他的第一本甚至第二三本書時大都會裝出一副十分謙虛的姿勢，說所收入的作品都是「習作」，雖然他們自己所稱的是事實：事實上都是習作。可是這并不能打動寡恩的讀者的鐵石心腸，而把他的水準降低因為他的時間和餘錢都不多，實在不能浪費在習作上。即使是自吹自擂大言不慚的文藝青年也不能吸引到他，因為他最關心的還是作品本身，他只看能給他樂趣的書，這才是最重要的。

「文人」的「老闆」和「工會」

只要我們稍微知道歷來文人的生活境況，就可以了解寫作的「行情」是漂浮不定而沒有辦法統一的；有人潦倒一生，有人財源廣進。即使是在出版事業發達的先進國家，優厚的稿酬也並非寫者有份，齋志而歿的情況按常理就可以推想得到。但我們可以概括的說，文人的稿酬和他生活的社會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關聯；換言之，文學作品是否有商業市場？民衆是否有購買文學書刊的習慣？如果沒有，文人只能把寫作當作「副業」，不然就得安於貧苦的生活。文人必須面對這種現實，毫無怨言的承擔從事寫作的「後果」，否則何不利用寫作的時間去推銷保險？民衆的文化水平和意識沒有提高，奢言「爭取提高稿酬」只是空談。虔誠的文人都應該踏實的創作，要知道空泛的言詞不但糟蹋文字浪費時間，而且對提高文化水平毫無實際的幫助，羅馬是不能靠茶餘飯後的閒談造起來的。

更確實的情形是，「爭取提高稿酬」之類的空泛言詞常是「文人」嘩衆取寵的伎倆，他們真正的目的不過是藉此掩飾他們好名而無能創作的事實。有人讀了我的『諸般境況，一般操守』（見『蕉風』三二一期），深恨「事機敗露」，就老羞成怒的亂拋文字垃圾（見黎川作『由操守想起』，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南洋商報』商餘版），企圖粉飾門面。那篇文字把



所謂「爭取提高稿酬」喻爲工會鬥爭老闆的「壯舉」，不但不能爲文人請命，反而侮辱了文的人格。須知在寫作的世界裏沒有老闆，也沒有工會；文人並非純粹爲了餬口而寫作，豈可像該文作者那樣，「一心一意努力去滿足老闆的要求」？嚴格的說，文人和出版商的關係並非「勞資關係」，而是賣者和買者的關係，合則來，不合則去。然則爲甚麼我們的出版商從不高價徵購文學作品呢？說回頭就是文學作品沒有市場，不足以營利。出版商站在營業的立場並沒有義務爲文人做虧本生意，雖然我們希望有能力的出版商會基於文化良知助文人一臂之力。如果他們之中有人懷抱互助的生活信念，自然不會等待文人來「爭取」；如果沒有，難道我們扯開喉嚨叫囂就會吐出黃金嗎？不錯，許多報館每年都賺大錢，但它們的老闆知道這並非源自文學作品的吸引力；即使他們的報紙沒有文藝版，讀者人數不見得會減少。最後我們還得回到逐步提高民衆的文學修養的路上，文學作品沒有商業市場，多偉大的作家也得挨餓，該文作者是否真的有能力「仔細和深入的想一想」呢？

更可笑的是，這些「工會領袖」整天在「會所」裏擠眉弄眼，卻從來不敢找「老闆」算賬。記得香港的亦舒曾經就待遇問題發表公開信質詢明報社長金庸，我們即使不同意她的觀點，也會欽佩她磊落的胸懷。相較之下，該文作者雖然打起「爭取」的招牌，實則何異搖尾乞憐！

認真的探究起來，一般「文人」又豈是真的志在提高稿酬？他們的目的無非藉題亂拋文字垃圾，仰靠「老闆」（沒有鑑賞能力的編輯老爺）求取文人的名銜，然後和「工會」的狐群狗黨此唱彼和，互抬身份。

文人並非殘廢人士或難民，如果餓到半死還不肯「屈就」或沒有能力謀生，真的餓死了究竟能夠怪誰呢？慈善機構要救濟的人還多得，恐怕還輪不到這樣的文人；不肯面對現實的人若要別人替他負起責任，還知道甚麼是獨立人格嗎？而像該文作者既然自甘淪爲「老闆」和「工會」的奴才，我們還能有甚麼話說呢！

我的上司



* 黃潤岳

記得我在大學畢業之後，等了幾個月才找到一份工作，名義是實習員；也就是說還不是正式的職員。初出茅廬，一心為社會服務，對於名位和薪津，都可淡然。

在學生時代，我的華文一直都不錯。小學時作文比賽得過獎；中學、大學都做過壁報的主編。我會做八股文，會填詞賦詩，白話文更不須說了。尺牘大全及公文程式之類，當然是不屑一顧的。不料進入那個機關之後，看着那簡單的公文格式，到了要自己提筆起稿，可簡單了。有位朋友告訴我：上行覆文是「等因奉此」，「敕祈鑒察」，平行文是「等由准此」，「敬希查照」，下行文是「等情據此」，「仰即知照」；只此三類而已。另外就是「摘由」，把對方來文摘要記述。我惡行補習了許久，仍舊提筆便錯。

上班之後，我的頂頭上司鄧科長，只要我看舊檔案和剪貼報紙，心中頗為不平，更為自己叫屈。堂堂一個大學畢業生，終日與剪刀漿糊為伍。剪貼好了的報紙，要分門別類，歸入有關檔案。一個小學畢業生就可以做的工作。

一個月之後，鄧科長乾脆要我管卷。那原是一位錄事的工作，由我接過來。食人之祿，忠人之事。我雖非常氣憤，也奈何不得。

管卷的工作，非常繁瑣。每一份公文，無論是來文去文，都得摘錄案由，然後編號，登記得清清楚楚。那兩本收文簿和發文簿就等如銀行的賬簿。每一份來文及發文的底稿，又得疊在一起，歸入檔案，然後分別在收發文簿中註明歸入何卷。我管理的檔案，至少有五六百宗。每天收發的公文有幾十件。有時候，一份公文可入這案，也可列入那案，那就得分別註明。在收發文簿中，如寫錯了歸入何卷，那就頭痛了。就得把所有有關的檔案一份一份去查。所謂查檔，常常要弄得滿頭大汗。

公文來了，先由我簽收，然後逐件登記到來文簿中，一齊送與鄧科長。他看過之後，便在簿上註明其案由某人經辦。於是這些承辦人員便去查有關文件。他們查不到，便來找我。幾個月下來，我對於所有文卷，已經是瞭如指掌，非常熟習。鄧科長便要從前那位錄事管理收發文工作。最後的分類歸檔，我已駕輕就熟，仍要我負責。接下來，便有公文批交我來承辦。這時我的公文程式已是熟到不能再熟。舊檔案也看得多。於是，我辦起案來，易如反掌，而且又快又好。在很短的時間中，我變成了台柱。重要一點複雜一點的案子，都交給我來辦。

有一天，偶然談起，他才知道我還不是正式的科員呢！他甚覺詫異。可能是他去人事處辦了交涉。不久之後，我便補上了。

我辦的案子愈來愈多，有的同事一天分不到一件。勞逸不均，不平而不敢鳴，牢騷滿腹。有一位李同學，也想來我這科，我勸他千萬不可。我已經吃不消了。李同學幾乎不相信他會這麼虐待我，鄧科長和我們都是湖南同鄉。李同學不講，我還不知道鄧科長也是湖南人。李同學一來，仍舊是看卷和剪報貼報，接着又是發收文發文。然後我的發卷發檔工作也交給他。這時他正在戀愛，鄧科長公事公辦，照樣給他許多工作，大家下班了，他還不能走。我是過來人，非常同情他，常常替他工作，讓他可以早點離開。我常常和他開玩笑：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他做了我的替死鬼。

不久我要結婚，請了一個禮拜事假。結婚儀式中要介紹人，我便去請鄧科長擔任，他一口答應。到我假滿歸來，一早到辦公室，便有一位同事警告我：小心一點，這幾天鄧科長責怪你這麼久不來上班。我聽了，心中很氣。結婚是人生大事，請假幾天，假滿就來，有甚麼

不對？我坐到辦公桌，低頭不語。鄧科長進來，我也裝作沒有看見他。怎知他卻走到我面前，滿面笑容，慈祥地問我：爲甚麼這麼快就來辦公？

我說：假期滿了。他竟說：管它那麼多！

下班之後，那位同事很關切的問我：鄧科長有沒有責備你？我告訴他：鄧科長問我爲甚麼這麼快就來上班？這麼一來，便把他弄胡塗了。原來是有的卷案找不到，有些複雜一點的案子別人不熟悉，我不在，鄧科長性子急，氣起來便埋怨我請假。我記得我的父親也是一樣。從前在中學讀書時，放學不回家，跑到別處去玩。父親找不到我，便連聲責罵。到我回家，他見了我，反倒不提一字。母親有時和父親開玩笑：「兒子不在，你就罵；兒子回來，反倒不罵了。難道是要罵給我聽？」

我結婚不到一個月，服務的機關要搬遷。鄧科長竟將我列入第一批。因爲交通工具有限，眷屬不能隨行。我們蜜月未完，就得分離。有人要我向鄧科長要求遲一點去。我怕他不同意，不敢提出。我走了之後，我的太太天天去申請機票，沒有人不同情。在眷屬中，她取得了優先。兩三個月之後，夫妻才團圓。在她沒有到來之前，我等於是單身漢，住公家宿舍，吃包伙食。那時公事極多，鄧科長常常要我和另外一兩位同事晚上去辦公。想起那些留守未搬的同事，等如在享受有薪假期。相形之下，我心中不叫屈也要叫了。可是，我沒有表露出來。

晚上趕工，沒有超時津貼。我們完全是基於鄧科長的關係，不得不去。有時他不想麻煩我，自己獨個去。怎知檔案不熟，查卷費時，得不償失。他私人要慰勞我們，便掏腰包，買了幾箱德國啤酒，藏在文卷櫃中。晚上去辦公的，都可自由享用。公事辦完，大家談談天，喝喝茶，吃點零食，再來一兩瓶啤酒，倒另有風味，別具情調。

我和鄧科長作了較多的私人接觸，了解也深一層。他是清華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後來去德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但是從來沒有人稱他爲博士，他也不以博士銜頭來炫耀。他在德國頗久，又正是希特勒當權的時候，德意志民族的奉公守法、公私分明、忠於職責、嚴守紀律等傳統精神。對他有深而且巨的影響。他出身富裕，又是早期清華學生，不免有公子氣息和學者態度，正是所謂名士派。他和我同鄉，又是同一間小學畢業的，關係特殊，但是他從沒有對我有不同的殊遇。我憑本領吃飯，私人感情雖好，我們仍然公私分明。儘管在我婚假

期中，曾有不滿的表示；蜜月未滿，將我調開，好像非常不近人情，我仍舊能夠諒解。在公事方面，鄧科長相當嚴格。他以身作則，領導同仁。有上司的風格，沒有擺出上司的架子。他對他的上司，也有他的風格。不僅不奉迎諂媚，而且常常站穩自己的立場，一點也不遷就。在公家機關中，大家只想陞遷，吹拍捧都來，不擇手段，像鄧科長這種人是少有的。

有一次，我看見他辦公桌旁放了一架英文打字機，很久都沒有動過。我很想借回去練打字，也可多學一門技術，遲遲不敢啓齒。後來藉一個機會，扯到打字機，我便暗示想借一架回去練習。想不到他竟說：「你怎麼不早作聲？我桌子旁那架，你拿去罷。」——（作聲可能是湖南話）當時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拿去罷。」好像是要送給我一樣。那時，通貨膨脹已達極點。我們如果沒有實物配給，每月薪津收入不夠買食米。恐怕五年薪津一文不用，也買不到一架打字機。能借着有用，已經是不容易的了。所以我不敢隨便開口向他借用。怎知他卻輕描淡寫的說：你拿去罷。

這真像中了頭獎。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筆財產。現在，事隔三十年，我仍可回味到當時的興奮、激動、感謝和愉快的心情。

捧着那架打字機回家，連晚飯也吃不下。我的太太一直不相信鄧科長會送一架打字機給我們。兩個人看了又看，抹了又抹。像小孩子有了一樣心愛的玩具。

我在大學時練過打字。如今自己有一架，天天打，幾週之後就膩了。太太懷了孕，又要忙家務，沒有時間來練打字。有位同學知道我有一架打字機，便要借去讓他太太練。當時我覺得有點不甘願。再一想：人家鄧科長可以送給我，別人向我借，怎麼可以拒絕？我若是答應了，不過要他定了一個期限。（我內心在自責：多麼小器啊！）數月之後，他將打字機還回來。剛好我的大弟高中畢業，沒有事情做，便在家天天練打字。後來竟因為會打字而考進了某部門。

若干年後，會打字的人漸多。我的大弟改調其他單位。由於年資及經驗的累積，他慢慢升調技術單位。現在已是專門技術單位的主管，獨當一面了。

可惜的是那架打字機，他因為當年生活困苦，賣掉貼補了家用。這點我也是能理解而且同情的。我自己也是有賣了結婚戒指來買米的經驗。

鄧科長的職位比較高，薪津卻仍不易維持一家的生活；尤其他們夫婦都是沒有受過困苦的人。他常常和我一樣，不是寅支卯糧，便是身上不名一文。但是，他從來沒有怨尤，也不訴苦經，怡然自得。工作繁忙時，抽抽香煙，喝喝茶。談笑生風，辦公不懈。

他有兩個女兒。想不到有一個生病，因經濟關係，無法取得最好的醫藥照顧而夭折。對他夫婦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他只請了一天假陪他太太，便又照常辦公。

不知怎的，我不只是同情他，我更敬佩他。他對生活、工作和家庭的態度，有一種高雅、通達和超脫的風格。一切幾乎都是不同凡俗的恰到好处。

後來他陞遷他調，竟推薦我接他的職位。這是很天真的想法。我剛從學校出來，工作只一年多，同科之內，沒有一個人不比我的年齡大，資歷深，怎樣也輪不到我。我有自知之明。記得我太太生大女兒的時候，血厭很高，要用葡萄糖。他立刻送我一瓶純葡萄糖，加入蒸溜水，可作注射之用。他要我爲了安全，還是口服的好，他要離開時送了我一些東西，包括一張小孩的睡床。那些原是他留在宿舍的。想不到分配到住入他宿舍的另一位科長說：鄧科長留下的電綫和燈泡，誰拿去了。他不知鄧科長早已送給我了，因爲那是他自己買的。電綫和燈泡，公家都有供應。以他的身份隨時可以向應務科領取，不像我們小科員，要申請，還要經過批准。

鄧科長走了之後，我和接任的合不來。他做過大學教授，公文不熟，卻強不知以爲知；看見我年青，想把我當學生一般來管，我哪裏吃得消。這時我已非吳下阿蒙，便常在公事方面要點花輪，使他知道我的本領。某次因爲有顯要來參觀，整座辦公室從新粉刷，連個人的辦公桌也要擺得整整齊齊。我向來不愛整理，桌上堆滿文件卷宗，相當凌亂。我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卻要我把桌面清理一番。我非常氣憤，立刻說：大不了我這個小科員不做了，回家去吃老米飯。說完，我便走出辦公室。

想不到這位科長竟能容忍。他要書記替我清理了桌面，對我也不生氣。一個鉅不響，我和我的關係還是和好了。現在回憶到這些，頗有追悔之意。少年氣盛，有點過份。

鄧科長離開後，不到一年，我也離開，偶爾仍有書信往返。一九五七年冬，我去哈佛大學深造，聽說鄧科長一家在紐約。我趁週末專誠去拜訪他們。十年之間，人事滄桑，世界多變，他已垂垂老矣。夫婦均在爲生活而忙。異國重逢，在我的意識中，他仍是我的上司。在情

感方面一時還扭不過來。他們非常熱誠，留我歇宿，把我當作家人一般。

往事唏噓，不堪回首，我們暢談過去，夜以繼日，真是三天三夜都沒有談完。整個週末，不會出門一步。他們餵了一隻德國臘腸狗，每晚一定要牽出溜躑。鄧科長談得興濃，延到午夜都未溜狗。他太太一再催促說：你看牠多麼可憐，一天都不曾大便。牽牠出去一下罷！鄧科長一直到安排我上床休息之後，他才牽狗外出。

我想到那架打字機，還告訴他我的弟弟和另外一位同學的太太都因此求到職業。他說那架打字機倒是有來歷的。原來他在德國時，一位同學買下那架打字機，用了一陣，覺得不滿意，便寫信去廠方投訴。因為德文程度有限，詞不達意。廠方竟控告那位同學破壞該廠名譽，鬧出一件大官司。這麼一段長而有趣的掌故，鄧科長等到十年之後才告訴我。難道這是我與他之間的公與私的感情分野麼？

我離開美國之前，打了個電話去他家。他們夫婦不在，由女兒接聽。她告訴我，他們不久要搬到加州去。我一再關照，一定要將新地址告訴我。可是，從此斷了音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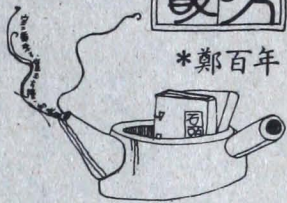
匆匆又是廿年了，我費盡心力，無法和他取得聯絡。

我的下半生，一直是擔任校長。雖然不是教師的上司，也可說是教師的頭目。我無意以鄧科長為榜樣。然而，無形之中，很多地方都走上他那條路。例如公和私相當分明；如果公務未完，可以日以繼夜；從來不認為自己高人一級，自高自大；對於董事們我只有職位上的尊敬，既不籠絡拉感情，更不討好謀穩固職位；小事情可以隨和，大原則決不讓；我對教職員，推心置腹，決不猜疑。有時校慶工作繁重，我精神不濟時要服人參提神，我也與人分享，因為有一兩位同事比我更忙。我離職時，傢具雜物分送友好。我不市恩，也不施惠。只要工作努力，不用向我討好。和我私人感情好的，並不得偏袒，可能工作更多更重。我始終是要以德服人，掏誠相處。

我的一生，常常是受一兩人的影響而不自知。退休以後，不時回憶過去。想起這位上司，才來比照一下我自己，益增懷念感恩之情。



*鄭百年



柳宗元的

永州雜記 (一)

一、被貶經過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解縣人，世稱柳河東；晚年擔任柳州刺史，卒於任所，故又稱柳柳州。生於唐代宗大曆八年（773 A.D.），卒於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 A.D.），享年四十七。

柳宗元一生，大約可分為兩個階段：三十三歲（唐順宗以前）以前的寧靜順遂，以及三十三歲以後的顛沛流離。

二十一歲那年（793 A.D.），他和著名的詩人劉禹錫同登進士第，兩人卒結為金蘭之交，這影響他一生殊大。二十三歲（795 A.D.），與韓泰、韓愈、韓真及韓豐兄弟結為知交；韓泰，字安平，是位很有才學的讀書人，韓愈推崇他：「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更臺省。」（見「韓愈舉韓泰自代狀」）他們一見如故，成為往後共患難的知己。二十六歲（798 A.D.），他登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和當代名士韓愈、劉禹錫、韓泰等交往更密。四年後，他被調為藍田尉；再過三年，三十一歲（803 A.D.），奉詔回京任監察史裏行；三十三歲那年，他受朝廷重用，擔任尚書禮部員外郎，步入登峰造極的人生階段。僅僅只有七個月，柳宗元所參與的政治集團即告失敗，那年的九月，他被貶為邵州

刺史；尚未到任，再貶爲永州司馬，擔任州裏地位最低微、工作最閒散的小官。他在永州一呆就是九年，唐憲宗元和十年（815 A.D.）四十三歲時，奉詔赴京都長安，以爲就此可以結束流放的罪人生活；沒想一個月後，他又接命貶到更遠的蠻地——廣西的柳州！只不過五年，就在他四十七歲時，竟死於刺史的官位上，結束了十幾年的流離生活。遺書寄給劉禹錫，請他將自己的遺稿編集成書。

柳宗元和劉禹錫、韓泰等名士來往，進而參加政治集團，成爲該集團裏主要人物之一，可以說影響了他後半生的生活，也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文學生命和創作路線。如果他不熱心政治乃至於過問政治，他將是另外一個讀書人。

當唐順宗還是太子的時候，有兩個人很得寵信；即王叔文和王伾。王叔文是紹興人，以善下棋而奉詔東宮；王伾是杭州人，任至議大夫，奉詔爲皇太子侍書。二王和朝廷裏的韋執誼（翰林學士）、陸質（亦皇太子侍讀）、呂溫（左拾遺）、李景儉（進士）、韓曄（尚書司封郎中）、韓泰（戶部郎中）、陳諫（河中尹）、柳宗元及劉禹錫等十數人，訂爲死交。根據史書所載，每當王叔文在東宮奉值時，即對太子分析朝中賢愚忠奸，說：「某人可爲相，某人可爲將，幸他日用之。」由此，太子逐漸信賴王叔文。

順宗即位之際，雖然久疾不愈，他還是大興改革，落力整飭綱紀。王叔文的死黨韋執誼，被任命爲宰相；其他黨人如杜佑、范希朝及韓泰等，也都身居要津，權重一時。這個時候的柳宗元，「僂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於是，甚受王叔文、韋執誼所「奇特」，委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常常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皆舊唐書語）。

根據新、舊二唐書及順宗實錄的記載，唐順宗起用王黨，的確是想做一番大事業；總結他在位的七個月，一共做了下列幾件事：

（一）二月，下詔罷免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原來王叔文以碁奕出身，知道此非忠賢出仕的正路，爲了斷絕奸究結黨，爲了匡正朝風，把他的棋友同類一一罷免，不愧是明智之舉。

(二)同月，下令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罪狀是「春夏旱，京畿乏食，實……務聚斂徵求」(順宗實錄語)。詔令一下，市裏百姓歡呼，大快人心。

(三)同月，下令嚴禁宦官假借內宮的名義，到城裏強購人和物。唐朝舊例，內宮要採辦物件，必委託官吏負責之；後來，事情轉到宦官的手裏去，狐假虎威，動輒假託內宮名義，是非真僞莫辨，名爲採購，實爲搶奪。百姓怨聲載道，無可奈何。順宗知此陋習甚久，甫登大位，即明令嚴禁。

(四)同月，下令禁止官吏將鹽鐵的收入，部份轉撥爲貢金，以求主上的恩澤。舊例鹽鐵收入都直接轉進國庫，成爲國家經濟的收入。後來，主其事者挪出小部分購買各種珍異奇玩，進奉主上，以求恩澤；事情愈演愈變本加厲，進獻由每歲改爲每月，謂之月進，國家財政經濟乃大受損害。順宗即位，下令禁之。

(五)四月，下詔罷免福建萬安監。原來福建觀察使柳冕上奏，請求在福建設立畜牧之地，置監守之，詔可。柳冕乃收斂百姓畜產，置吏牧其中。不久，馬、羊皆死。乃再斂集，百姓苦甚，遠近皆羞笑之。順宗知其爲害百姓，乃下令罷之。

(六)同月，詔以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爲皇太子侍讀；陸質及崔樞，都是「積學懿文，守經據古」(順宗實錄語)之士。

(七)五月，詔以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又詔以尙書左丞韓皋爲鄂岳觀察武昌節度使。

(八)六月，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公然批評王叔文；叔文本欲斬之，因韋執誼勸解，得免。

順宗在位雖僅七個月，不過，從他所推行的政令來看，都是善政德政，而協助順宗的，正是王叔文及其黨友。如果將王黨視作政壇上一般狐群狗黨的話，未免太不公允了。柳宗元所參與的，正是這個有朝氣、有幹勁的政治團體；而且，他還是這個政治團體的主要人物之一。

其次，研究王黨人物的學問和品德，也可以讓人瞭解王黨的素質。不計柳宗元的話，王黨大約有下列十三個人：

(一)王叔文 他是王黨的領袖，出身爲「以棋待詔」，並不十分光彩。不過，史書謂他「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可見也是位有才學的讀書人。當順宗還在東宮時，他屢進言治道，甚得寵信。也許由於太熱衷政治，尚未位居要津時，他就「陰結天下名士」了；他最大的罪過是母親逝世了，卻隱蔽不發喪。人品大概有些問題。順宗曾說：「王叔文精識壞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沉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獻。」又曾對韋執誼說：「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忠君愛國，是可以肯定的。

(二)韋執誼 他是王黨第二號人物；王黨一切計劃，都由他執行。新唐書說他「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是位有才學的人；早年得唐德宗的寵信，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結識了王叔文。王叔文得勢時，他雖受命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職），不過，他並不是一位唯唯諾諾的人，相反的，他有自己的原則和主張，不隨便附和王黨。最後，弄得他和王叔文「反成仇怨」。

(三)韓曄 新唐書說他「有俊才」，柳宗元誇獎他「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可見此人頗有才學。他曾在王叔文面前誹謗他的哥哥韓皋，韓皋因此而外調爲節度使；以弟讒兄，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個缺點。

(四)韓泰 新唐書讚他「有籌畫，能決大事」，韓愈讚他「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更臺省」、「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慙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之政事，遠所不如」；可見他是一位品學俱強的讀書人。在王黨裏，韓泰的地位非常高，很受王叔文所倚重。

(五)陳諫 史書上對他的記載非常少；說他「警敏」，說他有過目不忘的超人才幹，此外，再也沒有任何記錄了。

(六)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謂其詩「其鋒森然，少敢當者」，譽他爲詩豪。關於爲人，舊唐書謂「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有才氣，品德大概也行，所以，備受禮待。柳宗元和劉禹

□柳宗元像



(據晚笑堂畫傳)

錫，學問相當，舊唐書云：「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兩人志趣相投，最稱友善。

(4) 凌準 新唐書說他「有史學」，柳宗元說他「以孝悌聞於鄉」、「有謀略，尚氣節，聞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糝粃」；是一位品德、學問皆優的人物。著有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臨歿時，嘆曰：「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有意效法孔子，垂憲後人。凌準和柳宗元的交誼很深，他卒於任所時，柳宗元痛哭不已，並且為他寫墓誌。

(5) 程異 新唐書說他「居鄉以孝稱」，又說他「能厲己折節」，讚譽有加。王叔文失敗後，他一度被貶為郴州司馬；不久，擢用為侍御史，累官至宰相。史書上說他是一位很能幹的臣子，身歿後，「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諡曰恭。有德有才，應該是他的寫照。

(四)王伾 他是王黨和宮禁間的聯絡人，王叔文賴他以固結順宗，他賴王叔文以求安富尊榮；既爲順宗之幸臣，大概沒甚麼品德可言。不過，他只是個中間人，並非王黨核心人物；在專制時代，王黨勾結他，實在也是不得已的。

(五)李景儉 舊唐書說他「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閱前史，詳其成敗，自負王霸之略，於士大夫間無所屈降」，又說他「疏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品德、學問俱優，蓋無可疑。

(六)呂溫 舊唐書說他的優點是「天才俊拔，文彩瞻逸」，缺點是「性多險詐，好奇近利」；似乎優劣參半。柳宗元對他讚佩有加，說他「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

(七)房啓 他是宰相房瑄之孫，韓愈在他的墓碣銘裏極力讚揚他的清廉：「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人品之廉義，令人欽仰。

(八)陸質 是唐代的大學問家，於春秋、禮等經書，皆有著作，而且又是唐憲宗的老師。學問、品德自是第一流。

根據這十三個人的學問和品德來觀察，王黨絕不會是以奸利相結合的政治集團；如果再配合王黨執政時期所推行的政令，立刻就可以發現，王黨是有朝氣、有幹勁、爲國爲民的一個組織。柳宗元就是這個組織的一份子。

王黨所以身居要津，完全是依賴在唐順宗的身上；易而言之，順宗是王黨的支持者。順宗還未即大位時，即已病魔纏身；據史書記載，唐德宗駕崩的前一、二年，順宗已「風病不能言」了；德宗瀕留之際，思見太子，順宗竟臥病無法侍候，體質薄弱，大疾纏身，於此可見了。韓愈在順宗實錄裏說：「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王黨之支持者，竟是如此岌岌可危！

次年正月，順宗駕崩，憲宗即位。憲宗甫即位，改元元和，起用俱文珍等另一批人物；王黨肯定是失敗，而且肯定會被流放外逐。他們的遭遇是——

※王叔文貶爲渝州（今四川重慶）司戶參軍，尋賜死。

※韋執誼貶崖州（今廣東瓊山縣東南）司戶參軍。

※王伾貶開州（今四川開縣）司馬（即「八司馬」之一，下同）。

※凌準貶連州（今廣東連縣）司馬，死於貶。

※柳宗元貶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

※程異貶郴州（今湖南郴縣）司馬。

※韓泰貶虔州（今江西贛縣）司馬。

※陳諫貶台州（今浙江臨海縣）司馬。

※韓曄貶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司馬。

※劉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再貶朗州（今湖南常德縣）司馬。

一代大文豪，古文運動健將之一的柳宗元，就在剛剛得意的當兒，因爲政黨的傾軋，被貶到遙遠的永州，過着他一生最痛苦的日子。柳宗元四十七歲卽逝世，壽命可稱短暫，和他後半生痛苦的飄零顛沛生活，有着密切關係。寫到這裏，不禁爲這位大文豪的遭遇灑一把熱淚！唉。

／陳鴻洲譯

馬來文學講座

12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

主席：本講的講題是五十年代作家行列 (Angkatan Sasterawan Lima Puluh) 或簡稱 Asas 50。在主講者發言之前，讓我先概述一下上述文學團體的成立背景。大家都知道，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是在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成立於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馬來半島各地區的馬來青年都湧向新加坡去。他們到新加坡去的目的是各有不同的；但大多數青年是為尋找工作而到那邊去。戰爭結束後，政府努力重建經濟。倒閉的工廠和商行重新開業，許多新的工廠亦紛紛建立起來。這些工廠和商行為馬來半島去的青年人提供了許多就業的機會。

自一九四八年緊急法令頒佈以後，鄉村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難。鄉村青年為了尋求美好的生活，都到新加坡去謀求發展，有的是因為政治事件而被迫離開鄉村。這些離鄉背井的青年人，有的在工廠和商行內受僱為工人，一些較有才華的青年則受僱於新加坡的馬來出版社。這些出版社不但提供他們一份固定的工作，而且也提拔了不少具有文學才華的馬來青年，讓他們在文學領域內有一顯身手的機會。這幸運的一羣常常聚在一起，不時談論祖國的前途以及許下發展祖國社會的心願。又因自一九三四年成

立的「馬來亞筆友聯誼會」成員們的加入，無形中形成一般強大的文學力量。這些來自馬來半島的知識青年，跟新加坡出身的志同道合的馬來青年經過數次非正式會談與商討後，終於決定成立「五十年代作家行列」。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成立的主要宗旨有下列數項：

(一)發展馬來文學：(a)研討文學作品、劇本、文學理論、普通常識文章等；(b)創作文字作品以及撰寫與文化有關的文章；(c)為會員主辦文學演講會與辯論會。

(二)在不抵觸到傳統文學的原則下改革馬來文學：(a)發展與改善馬來語文與文學，(b)創造新字彙，以豐富馬來語文。

我看我的開場白就此結束，我們的主講者是否想提供一些意見？

阿末：主席先生！我想在這裏補充一點意見，爲了深入明白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理想，我們應該看看由其會員所寫出來的一些文章以及在在一九五六年所召開的語文大會上，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所提呈的一份工作報告書的內容。該報告書的序言裏有一段這樣的記載：「語文和文學必須成爲獨立運動與民族團結的工具。語文和文學是啓發人民知識的工具，可達致社會安寧，繁榮與公正的理想。語文與文學可以作爲提高知識水準與發展民族思想的工具。」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所強調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繁榮與安寧的社會」。要達到上述的願望，國家須先有自主權。要爭取國家的獨立自主，須先啓發人民的思想以及團結國內民族。這些任務都落在語文與文學家的身上。

主席：從阿末兄所作的補充，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瞭解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願望與宗旨。現在我也請巴錫兄談談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願望與宗旨，巴錫兄認爲怎樣？

巴錫：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最初願望不大，這可以從它的章程裏面看得出來。譬如，在文學創新方面所持的態度就不明確。

它比較注重在語文方面的發展，那就是改善文學語言以及豐富馬來語文字彙。不過有關文學創新的定義是可以清楚地在其成員所寫的文章內看得出來，這些文章多數發表在「時代前鋒報」與「寶石月刊」內。此外，電台也有播送他們的文稿。一般上

來說，除了語文上的改革以外，它也注重在文學方面的創新，即文學內容與使命的創新。陳腐的價值觀必須革除掉，使之適合潮流的發展；迷信觀念亦須剷除，而灌輸以合理的新思想，使他們領悟到剷除殖民地政府統治的重要性以及明白獨立自主的可貴。上述種種，都是他們所欲改革者，也是文學內容與使命的改革。但在文學技巧上，卻沒有人去改革它。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在一九五六年度語文大會上所提呈的工作報告書序言內所列舉的理想是非常廣泛的。文學所負的使命是相當繁重的，即它負有創造一個公平、安寧與繁榮社會的使命。

主席：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所有主要理想，大致上已如上述。接下來讓我們談別的。我們先談五十年代作家行列在文學上的活動，阿末兄可否發表意見？

阿末：可以，主席先生！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是着重在短篇小說和新詩的發展。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短篇小說和新詩已被介紹到馬來文壇上。可是，真正的發展是在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時期。每一位重要作者，都有寫過短篇小說或新詩。此外，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也首開馬來文學批評之風氣。本來在戰前，已可看到一些文學批評的文章，但真正對每一部作品作深入探討與批評的是從五十年代開始。至於長篇小說方面，沒有一位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重要成員對它發生興趣。

主席：難道說在五十年代初期，馬來文壇上找不到一部長篇小說？

阿末：有的，主席先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間，馬來文壇上總共出現了五十餘部的長篇小說，可是這些長篇小說多數是在五十年代前誕生的；而且是由兩位作者，即哈倫默罕末阿民（Harun Mohd. Amin）以及阿末魯菲（Ahmad Lutfi）所寫的。這些長篇小說的寫作技巧仍停留在戰前的平鋪直敘的手法。阿末魯菲在長篇小說內所表達的是當時的熱門的社會問題，即在走向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社會所面對的道德淪落問題。哈倫默罕末除了寫社會小說以外，也喜歡寫具有說教意味的小說。因為上述小說擺脫不掉傳統的束縛，所以不受社會人士的歡迎。

罕惹（Hamzah）當時企圖為長篇小說帶來革新的風氣；可是，他所寫出來的長篇小說仍不能稱為真正的文學作品。

一言以概之，長篇小說的創作不算是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所活動的目標，所以不被當爲五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學活動之一。

巴錫：主席先生！我要在這裡補充一點，即罕惹本來是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成員，後來因理想不同而退出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他不同意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所標榜的「爲社會而藝術」的口號，結果在激辯後，他退出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而於一九五四年另外成立「馬來新文學陣線」(Persatuan Angkatan Persuratan Melayu Baru)。自那時候開始，在馬來文學疆場上不時出現「爲社會而藝術」以及「爲藝術而藝術」兩大陣營辯論的文章。不過，作爲一個文學團體，「馬來新文學陣線」所作的貢獻不如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來得大。

阿末：我覺得，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所作的最大貢獻是在強調文學的形象，即強調文學的重要性。他們通過種種方式，諸如文學作品、論文、批評文的撰寫，舉行文學演講會，通過電台發表文學講稿，以及朗誦新詩等方式來引起衆人對文學的認識與注意。這種作法在文學發展的初期是必須的。換句話說，它成功地栽培了一羣真正熱心於馬來文學的寫作者與讀者。所以我認爲，這就是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最大成就之一。

巴錫：我贊成阿末兄的見解，即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主要活動是在推動文學的發展。但我也要補充一點，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所喊的「爲社會而藝術」的口號亦爲馬來社會帶來了一些混淆的印象。這個印象是：只要是對社會負有使命的作品，就被當爲文學作品，這個印象也存在於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成員的思想裏。因此在當時所產生的短篇小說作品都帶有濃厚的哲學與說教意味，新詩也成爲政黨與勞工用來爭取權益的一種工具。以我的看法，這種印象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爲作者們所強調的是社會價值，而忽略了藝術價值性，以致從許多所發表過的專論性的文章當中，很少是談論寫作技巧的，多數的文章是在強調社會作用。

主席：通常在任何一個團體裏面，不是每個人都一百巴仙支持其團體的理想。一般上來說，只有領袖們對團體的理想有十足的信心，但追隨者卻沒有多大的信心。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也有相同的情形發生。那些對團體的理想沒有十足信心的寫作者，所寫出來的作

品是在強調社會作用。A·沙末依斯邁 (A. Samad Ismail) 在其所著的「作家夢」短篇小說裏曾諷諷這些寫作者。在「作家夢」裏的一位教師，想成爲一位社會小說家。但他不懂得社會小說家是什麼？當他寫作的時候，他曾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最後寫出來的作品缺乏真實性。

接下來讓我們討論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主要成員們所作的貢獻。在短篇小說方面，較重要的作家是克里斯瑪斯 (Keris Mas)·阿斯邁 (Asmal·即 A. Samad Ismail)；在新詩方面有東革華蘭 (Tongkat Warant) 以及瑪蘇里 (Masuri S. N.)。此外，在批評文與專論文學方面，阿斯拉夫 (Asraf) 的名字也應該提一提的。我請阿末兄先談克里斯瑪斯 (原名是 Kamaluddin Muhammad)。

阿末·克里斯瑪斯出生在彭亨的文冬，早年在蘇門答臘巴冬班讓 (Padang Pariang) 的回教學院受教育。一九四七年移居新加坡以後，即投入報界服務。在此之前，他是彭亨政壇的活躍人物。在新加坡期間，他服務於馬來前鋒出版社，主編一本馬來雜誌，即「寶石月刊」(Mastika)。一九五三年他曾在檳榔嶼的國家新聞社工作，可是不久又回到新加坡去，照舊服務於馬來前鋒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語文出版局成立以後，他被委任爲該局的編輯。目前，他是語文出版局的「文學發展」組主任。

在一九五〇年之前，克里斯瑪斯曾出版過兩部長篇小說，即「馬來森林英雄」(一九四七年出版) 和「神聖的犧牲」(一九四九年出版)。但他的重要成就就是在短篇小說方面；他曾於一九六二年出版過一部短篇小說集「新陳代謝」。公元一九六七年，他又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帝帝旺沙之家」。

主席：因爲克里斯瑪斯以短篇小說成名，那麼讓我們把論點集中在短篇小說方面吧。我請巴錫兄評論他的短篇小說作品！

巴錫：克里斯瑪斯的早期短篇小說仍脫離不掉戰前風格影響，極富說教的意味。以後，他改變了作風。在較後誕生的短篇小說裏，揭發社會醜聞者居多。譬如在「出賣祖國」一文裏，我們讀到了 Datuk Haji Muhammad 賣國求榮的故事；在「後室」裏，又看到 Encik Hashim 在禁食節期間另闢後室的醜行；在「靜夜覺醒」裏，一名

乞丐因經不起別人的欺壓而自殺的行徑。這一時期的寫作技巧已較前時期來得熟練，但仍無法做到「技巧與內容」並重的地步。他過於強調內容，而忽略了寫作技巧。在最後一個時期的短篇小說裏，克里斯瑪斯才真正做到「技巧與內容」並重的地步。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崩潰』與『他們不瞭解』。

主席：每當談起克里斯瑪斯的短篇小說，許多人會提到他的『瓜拉史曼丹的小領袖』，請問巴錫兄，他的這篇小說是不是最成功的一篇？

巴錫：主席先生！我自己覺得，這篇小說不能算是最成功的一篇。雖然它比起早期與次期所寫者要好得多，但表現技巧不怎麼樣突出。他喜歡把古時候的領袖寫進去，也刻意描繪故事主人翁哈山的鬥爭事跡，也許這篇小說最成功的地方是突出了主角哈山的形象。哈山被形容為小領袖，在緊急法令時期，他爲了逃避英人的逮捕而逃到新加坡。他之所以被稱爲小領袖是因為第一，他只是村內的一個政黨的支會領袖，不是全國性的領袖；第二，他所扮演的領袖地位不怎麼重要。他有兩條路可選擇，即舉着槍進入森林裏去鬥爭或者走進監獄。結果他不選上述兩條路，而情願逃到新加坡去；但在新加坡，他無法繼續其政治鬥爭，所以他只適合被稱爲小領袖。

主席：剛才巴錫兄說過，克里斯瑪斯最好的短篇小說是『崩潰』與『他們不瞭解』，阿末兄是否同意巴錫兄的看法？

阿末：我同意，主席先生！上述兩篇小說是克里斯瑪斯後期作品。『他們不瞭解』是敘述一位英國官員在馬來亞服務的事跡。當時馬來亞已經獨立了，他爲了適應新的環境，曾作過種種改變。他改用較小型的汽車，不用司機。但這是不夠的，因爲他的基本觀念沒有改變，他仍不信任馬來亞人民治理國家的能力，他仍想以外籍官員的身份來推行政府的政策。

主席：在這篇小說裏，誰是「不瞭解」的人物？

阿末：以我的看法，就是剛才所說的外籍官員比爾，「他們」是指這位官員以及他的朋友們。主席：這篇小說的成功處在那裡？我想巴錫兄是可以分析的？

巴錫：若跟『瓜拉史曼丹的小領袖』相比，這篇小說才算是真正的短篇小說。我的意思是說

，它已符合了短篇小說所應具備的條件；它不再是一種故事，作者已懂得處理小說的情節，情節的發展配合了主題的需要。人物的描繪也很逼真，細節的描繪也增加了故事的生動性。

主席：接下來我們討論他的另一篇成功的作品，請阿末兄分析他的『崩潰』！

阿末：跟『瓜拉史曼丹的小領袖』一樣，這是人物的素描。不過，在技巧上，這篇小說的主角是經過刻意的描繪的。在這篇小說裏，我們看到故事中心人物哈欣的爲人與立場。他本來是一位具有政治理想的人物，後來經不起物質的誘惑，他變成機會主義者，想利用政治來達到享受物質生活的目的。作者是以間接的手法來描述哈欣的爲人，即通過其妻哈斯娜的講述，把哈欣的爲人暴露出來。在整個故事的發展過程中，主角哈欣並未出場，只在故事結束時出現一下子吧了。以哈斯娜出面的手法的確能爲故事帶來許多好處。作爲妻子的哈斯娜本來是分享丈夫的政治理想，所以丈夫的改變她最容易觀察出來。此外，哈欣的改變可以從他跟家庭，尤其是妻子的關係中表現出來。他越誤入歧途，他跟家庭的關係越疏遠，直到最後妻子覺得她不再跟丈夫有任何關係了。

主席：這裡的『崩潰』是指什麼呢？

阿末：從他走入歧途的那一刻開始，亦即是他把「大頭家」看得比羣衆（他的政治資本）重要的時候開始，他跟家庭的關係已成爲一種負擔，妻子認爲，這時候他倆的家庭已開始崩潰；而且，哈欣初時從政的理想也跟着崩潰了。此刻，他對妻子的態度有如他「姦污」他的政治理想一樣。

主席：作者處理主角哈欣的手法有否偏向一邊？我的意思是說，作者是否把哈欣塑造成一位罪不可恕的反面人物？作爲一位政治人物，難道他沒有一點長處嗎？

阿末：我同意主席先生的看法，即作者處理哈欣的手法有偏向一方之嫌。無論是作爲一位政治人物、父親抑或是丈夫，我們沒有機會看到哈欣善良的一面。如果只是略讀一遍，你更會相任我的說法。但這也有申辯的餘地；因爲作者用一種別開生面的手法去刻劃主角的形象，即由女主人翁哈斯娜來敘述哈欣的爲人。這樣作者才可以客觀地、不受責任所束地描述哈欣這個角色。

主席：在未談及其他的作者之前，我想再提出一個問題，克里斯瑪斯所寫的上述兩篇小說是否跟他所寫的其他短篇小說一樣，仍存有濃厚的說教意味？

阿末：我覺得，從這兩篇小說裏，仍可以看出克里斯瑪斯和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特徵。換句話說，雖然他的寫作技巧已熟練，但仍存在着濃厚的說教意味。

主席：接下來我們要談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另一位重要作家，他就是烏斯曼阿旺，筆名是東格華蘭。如果克里斯瑪斯因為短篇小說而成名，東格華蘭卻是以詩歌見稱，巴錫兄請！

巴錫：我同意主席先生的見解，即烏斯曼阿旺是以詩歌成名；但我得補充一點，烏斯曼阿旺的表現是多方面的。他除了寫詩以外，尚寫短篇小說、戲劇、長篇小說以及專論性文章。他的長篇小說『凌亂的骨頭』是在一九六六年出版。在此之前，他已出版過一本短篇小說集，即『跳動的心』。他也出版過戲劇合集本，如『星與星』（一九六五年出版）、『夜簾』（一九六六年）以及『肯尼山的貴賓』（一九六八年）。他跟A·沙末塞聯合出版過一本論文專集，即『馬來新文學的主題與使命』（一九六三年）。到目前為止，他已出版過兩本詩集，即『浪濤』（一九六一年出版，內載一九四九至一九六〇年間寫成的作品）以及『刺與火』（一九六六年出版，內載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寫成的作品）。

主席：我看，我們還是把論題集中在烏斯曼阿旺在新詩方面的活動吧，阿末兄是否可以發表一些意見？

阿末：作爲一名詩人，烏斯曼阿旺通常被人稱呼爲平民詩人。他的詩多數是以貧苦老百姓爲主題，他爲那些不幸與受欺壓的人諸如農民、漁夫以及勞工等的命運發出正義的呼聲。他用詩歌來喚醒這些貧苦的老百姓，領導他們爭取公平的生活權益。這種精神可以在他早期（即一九四九年）所寫的作品中看得出來，譬如『高聳的天空』、『我覺醒』、『奴隸的靈魂』以及『生活的潮流』，不難看出馬來民族意識的提高，他們希望從殖民地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我認爲『奴隸的靈魂』可以作爲烏斯曼早期詩歌的最佳代表，該詩的一段是：

如果要過着自主的生活
空談是無益的

只要向前我們才會進步

把奴隸的靈魂拋向遠方

主席：烏斯曼阿旺和瑪蘇里是在馬來詩壇上馳騁最久的詩人；目前他們仍繼續寫詩，雖然數目不會很多。讓我們再回到烏斯曼阿旺吧。在以後的作品中，烏斯曼是否仍寫些具有政治鬥爭色彩的詩篇呢？

巴錫：讓我來回答主席先生的問題吧。即使到現在，烏斯曼仍在寫政治鬥爭的詩篇；不過鬥爭的方式不同而已。這是因為時代的變遷所造成者。他不再喊獨立的口號，他所爭取的是公平與安寧的社會。這時期的詩篇有「白鴿走遍天涯」、「和平的世界」、「禮物」、「和平」以及「不穿衣服的人」。讓我舉出「不穿衣服的人」的一段給大家欣賞：

他所擁有的屈指可數

鬚長鬚又多

不穿衣服的人自個兒在笑

他手中存着半截被棄的煙蒂

不穿衣服的人

仍在微笑、仍在狂笑

他寬懷大量、他抱負遠大

廣為解決國家的民主。

以下的一段是摘自「和平的世界」：

樹膠與混有錫苗的泥土

人類不停地自相殘殺

最終有誰明白愛的人間？

主席：巴錫兄所舉的例子是屬於普遍性的一類，我認為烏斯曼阿旺所寫的詩多數是以日常所見之事物爲題材，不知阿末兄的看法如何？

阿末：烏斯曼所寫的詩的確具有這種傾向，即以「刺與火」爲例吧，我們可以讀到有關拿督翁、如基非里、阿米奴丁以及肯尼迪死亡之詩篇。他寫馬來前鋒報社罷工以及語文鬥爭之詩篇，如「棺材一五二」即是其中一個例子。此外，他也寫哈密大——爲無土地者爭取土地的農民英雄。對烏斯曼來說，寫這類詩篇是他的任務。

這些以日常見聞爲題材的詩篇是不會超越時代性的，另一些則不外是一種口號與宣傳而已。當然在這類作品當中，有些是具有永恆性的，不爲時間所約束；其中之一是寫肯尼迪死時的「人性」：

如果我們只爲一個人之死而哀傷

但對另一個人之死無動於衷時

那麼人性是不會在真理面前出現

因爲人性不應該有界限之分

巴錫：我同意阿末兄的見解。不過我要說的是上述的詩篇都不是很好的文學作品，因爲所用的詩句沒有一點含蓄性，有點像散文。以社會問題爲題材的作品當中，我認為最成功的一首是「黑羊」，這首詩是在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過後所寫的。作者是以一種比較含蓄的手法，即現代所通用的象徵性手法把所發生的事件表達出來。在這裏，我覺得作者已把馬來傳統詩歌與現代詩的優點揉合起來，請看以下的例子（「黑羊」）：

在國都，一朱柏的米

就是一碗血的代價

拉惹烏達街的市場價格

——今天沒有金錢兌換

鐵料的價格漲勢驚人

× × × ×

買者與賣者互相競爭

房屋一片黑、天空也黑

殷紅的國都黃昏

殷紅的街道

殷紅的巴生河水

殷紅的不幸孩童的衣服

× × ×

部長遂個兒在電視出現

——民主已經死亡

到處都是墳墓、到處都是

政治狂妄者

主席：剛才巴錫兄提到，在烏斯曼的詩裏存在着馬來傳統詩歌的色彩，我想問阿末兄，在烏斯曼的其他詩歌裏，是否也染到上述色彩？

阿末：烏斯曼的早期詩歌是受到班頓的影響的，我可以舉『愛慕』的一段給大家參攷：

ibu marah tanda sayang

orang jemu tampaknya benci

Anak merajuk hatinya manja

Abang rindu kemuncaknya cinta

雖然所押的韻不是班頓押韻法，但其旋律卻十足是班頓所慣用者。此外，在景物的描繪方面也存在着馬來傳統詩歌的色彩。在詞語的運用上，也擺脫不掉傳統詩歌的影響。

主席：除了被稱為平民詩人以外，烏斯曼阿旺也被稱為浪漫詩人，巴錫兄是否同意這種稱呼？
巴錫：浪漫的其中一個涵意是「豐富的感情」，這個涵意用在烏斯曼阿旺的身上是恰當的。烏斯曼的許多詩歌都具有豐富的感情。我還記得他所寫的兩首詩，即『墳場上的少女』與『嬰花』在五十年代時候是最流行的新詩，在詩歌朗誦比賽會上，時常都有人

朗讀他這兩首新詩的。烏斯曼阿旺也喜歡把自己置身於幻想的世界裏，殘酷的社會並不能使烏斯曼成爲一名藝術家，卻能使他成爲一位浪漫詩人。

阿末：我想補充一點巴錫兄的意見。在詞語的選擇方面也使烏斯曼阿旺成爲一名浪漫詩人。在他所寫的詩歌裏，我們常看到以下這些詞語：愛情、心湖、微笑的湖、無窮的幸福、恩賜、神聖等等。

主席：我們的座談到這裏暫告一個段落，在這一講裏，我們已經討論過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宗旨與活動；此外，我們也談到兩位中堅人物，即克里斯瑪斯和烏斯曼阿旺所作的貢獻。

人間詩刊之三

窗室之內外

二月中出版

「詩與生活」筆談

• 沙禽・張瑞星・藍薇
• 何榮良・黃遠雄等

詩創作

• 黃遠雄・何榮良・張瑞星
• 沙河・綠浪・謝清・蒼星
• 董農政・鄭玉禮・黃子等

詩譯作

• Baha Zain
• Muhammad Haji Salleh
等的詩中譯

郵購請寄：
Ng Huck Hai,
25, Jalan 2/27,
Petaling Jaya.

每冊四角正

*林燕何

小說二篇

咳！咳！咳！

燈泡散發着病態暈黃的光，光度異常微弱。或者，一部份的光亮，被一大片全然的黑暗吞噬了。

他翻了一個身。帆布椅承不住壓力。依依唔唔的鬼叫。

陰森詭譎的陋室，瑟縮在帆布椅上，像流落在一個久遠的年代。暗澹灰澀晦霉，且迸散着藏久的塵埃味。

咳。咳。咳。

老了。老了。

黑暗。死亡。他忽然下意識的想起死亡。死亡就像黑暗。想着，他不能自己的慄抖起來。冷颼颼的打從心裏發毛。彷彿就真的置身墓穴裏。那是如何難熬的無奈。

妻去逝至今，算算有多久了？人一老，甚麼都變得糊塗了。又像個不懂事的孩子。想起來真的長久，那年妻犯了半身不遂。死是唯一的解脫吧！當時可不察覺，只是感到欲絕的悲傷，深深的咬嚙孤寂無依的心靈。唯一最親近的人失去了，就只有扎心扎肺的痛。像身上的肉被割去了一大塊。

妻「去」後不久，那個時常在一起共話平生，聊堪解悶的鴉片仙，竟也跟着步上後塵。想到鴉片仙孤家寡人一個，真有說不上的淒涼愴惻。鴉片仙靠編纂一

些竹籃來糊口，養了幾隻豬。平時總愛吞吐霧的抽上一兩筒，人才覺得舒爽快活些。日子勉強強強的打發。

那時是在夜裏，鴉片仙照常踩了那輛老舊的腳車，到鎮上的咖啡座和人聊天。第二天人們發覺時，鴉片仙已經暴斃在路旁。那輛腳車掉入溝渠裏。據說是被車子撞倒的。

想到鴉片仙的死狀，他忍不住一陣冷意穿過背脊。

後來，鴉片仙的破陋的阿答屋和豬寮不見了，只長出一叢高高的蘆葦。一個人，說死就死了。

生死也是命裏註定吧！人那裏作得了主？

不久前，獨目順也死了。

他終於能看到獨目順死了，忍不住一陣尖銳的安慰的快感。在這個鎮上，誰不知道獨目順富到流油。開着大汽車，住着漂亮的洋樓，人都伸長頸子的羨慕：真色水啊！

然而另一方面，只有他最清楚，獨目順之所以有今天。——還不是傷天害理的幹些走私販毒的事。當初獨目順還很潦倒時，我們就像親兄弟，同蓋一張被，同穿一條褲。誰料他會中途變節，連拜把的朋友也出賣了。害我淪落到只能棲身在這張帆布椅上。甚麼朋友？都是假的！哼！幹伊老母！

我就嚥不下這口氣……

咳。咳。咳。

唉，阿明這孩子，到城裏賺食也有整十年了。也沒回來半次。想必已嫌棄我這鄉下的老子吧！人家阿毛叔的阿春多麼有孝心，在外頭做先生，三兩月必趕回幾趟。回來總不忘帶些東西孝敬阿毛叔。阿毛叔真有福氣，養到一個好仔，不像我家阿明——

說來說去，還是那隻瘦骨嶙峋的老狗有情義，一直不離半步——人真不如狗。他又翻了個側身。

彷彿陷身圍城裏，只有他一個人隔絕的活着。那些曾經熟悉而今變得陌生而遙遠的人，和他有關的事物，不斷的交叠湧現。但是意識裏，非常的古遠了，非常的飄幻了，一切，都和他不發生摩擦，都和他不相干了。他不能自制的迷失了，像個小孩。

咳。咳。咳。

狗仔，有阿媽帶路，就免驚了

剛才灑過一陣淋天大雨，雨勢漸漸收斂，但還是淒淒慘慘，纏纏綿綿的，一針一針的，落個莫休莫止。

哎呀！狗仔，講過幾遍了汝總莫聽，落雨了莫四處亂縱亂走，這種天時啊，最易破病了，那時感冒發燒了，該做麼辦啊？破病了就得看老君，看老君是得愛鋪的，阿媽莫有鋪，莫像格對面阿花個媽，住大大間個紅毛樓，給阿花穿水水個衣服，還買明珠會轉動個人公仔。

這些物件阿媽都買不起，阿媽每日只能給狗仔吃兩頓飯，幾尾江魚仔，臭老個豆芽，穿一條碎布縫作個褲子。狗仔乖乖，等到阿媽有鋪，阿媽就給狗仔買第一個色水個襯衫，穿滑滑個長褲，還愛給狗仔住水水個屋，唔會搖動個牀鋪。天寒個時候，阿媽就講故事，唱歌，蓋被單，狗仔就 裹到吱吱喚。還給狗仔買……

……
鳴鳴……狗仔，汝看汝個心看格鐵一樣硬，做麼連阿媽都莫認得了？我是汝

阿媽呀！狗仔，汝開開目看我一下啊！莫格頑皮了，狗仔。

狗仔！狗仔！做麼阿媽拉開喉嚨叫汝汝當聽莫到，狗仔，乖乖，猛猛返來，

汝莫走太遠，汝還小啊，汝會迷路的，汝會驚怕的，莫人供汝帶路，有阿媽就免驚怕了，狗仔！狗仔！狗仔——仔——

嗚嗚嗚……狗仔，汝莫走，汝莫走，莫像格汝個阿爸，那個莫淡薄良心個禽獸，狼心狗肺個，頭也不回個撇掉我。

狗仔，汝阿媽真是個薄命人啊！遇到像汝阿爸那種無情無義個壞人，伊騙阿媽一世人，咱個家就是被伊輪掉了，阿媽艱艱苦苦賺來個血汗錢，全給伊搾乾了。狗仔，阿媽這一世人就只依靠汝了，做牛做馬好歹都愛將汝養育成人，莫像汝個阿爸，一世人給人看衰小，吐臭痰。做人莫淡薄寸進，死掉還好。

狗仔，早就跟汝講過了，落雨天，莫出去，留在屋內寫ABC 123……：做個好孩子。雨水是莫好玩的，阿媽第一驚汝破病，記得嗎？有一擺，汝發燒了，兩頰紅紅的，像格被火燒，看到汝克苦個叫聲，阿媽個心都急死了。狗仔，阿媽真害怕失去汝。

對了狗仔，落雨個天時，汝千萬莫走到屋外個大港去玩。那條港啊，深到莫見到底，汝愛小心啊！阿媽愛去共人洗衫賺錢，莫閒功夫管汝，狗仔愛聽話，阿媽才放心。

上一擺哪，隔鄰那個七歲個阿曼，就是太壞了，莫聽大人話。自己一人跑到港邊去玩，莫小心留意，被滑到港中央，水又流得猛，就這樣被水溺死了。

阿曼個父母，莫知有若傷心啊！哭到莫半點聲。

還有，阿曼個死狀真正驚人哪！肚子腫到大大圓圓的，七孔都流血，嘴唇邊是死死個灰紫色，整個身硬挺挺的。

那時，忽然間，阿媽像有一種莫安心個先兆。莫莫莫，莫可能再發生，尤其是發生在我家狗仔身上。

狗仔，阿媽心內有講不出個欣慰。看到汝仍然逗人疼憐，口齒伶俐，能言善道的令我打從心內笑出來。阿媽暗想：狗仔果然莫負阿媽所望，是個出色個人。來，狗仔，讓阿媽緊緊抱住汝，莫物件會使咱母子分開。阿媽愛死死護着汝。狗仔，再加一年，汝就可像阿花一樣，穿白白齊齊個校服，背着青色個書包到學堂去讀書。狗仔愛聽先生個話，考第一名，阿媽歡喜狗仔是個聰敏個孩子。有幾擺阿媽夢見狗仔長大了，比阿媽高了很多，狗仔呀！阿媽夜盼夜望的，想到頭毛都白了，就希望汝猛猛長大，做個有路用個人。

莫莫，那某是真個。狗仔，用汝個聲音回答我，來證明我是做壞夢。狗仔，共我講，做麼，做麼厄運編編頻頻找到我？狗仔，阿媽一向莫講出來，就怕是變作真實個。有一擺阿媽夢見汝全身刺滿洞洞個血孔，血汁流出來，阿媽恐懼得快昏眩痛倒下了。汝卻天真的笑意盈盈的，汝一點也莫覺得，汝一點也莫覺得，汝將面對如何迎頭襲來一種命運，是絕運啊，死亡的陰影，把汝籠罩……阿媽一直志忘的預兆，果真瞬間成了事實……。

鳴……

狗仔，汝做麼莫動一動？做麼莫開口講話？汝個目珠亮起來，是多麼令阿媽失神的看了又看。還有，那兩彎飛躍的濃眉，是如何牽動我阿媽個內心啊！狗仔，阿媽只一世只有一個要求，汝莫離去啊？汝真個走了，阿媽也莫想活下去了。狗仔，阿媽個心若驚怕啊，做麼汝個手腳寒寒的，像格冰一樣。狗仔，阿媽只有汝一個親人了，汝莫像格汝阿爸……。

在尾邊頭尾個協助下，汝個屍骸被打撈起來了。

聽伊人偷偷地講，是阿曼個鬼魂找替身，不幸找到我家狗仔，又有人講，是阿媽前世作個冤孽，正有今日下場……狗仔，看汝多安詳啊！嘴角還在笑，做麼

汝莫罵阿媽，狗仔，阿媽錯了，阿媽莫好好照顧汝……狗仔，汝一隻嚷着愛買那隻玩具狗熊，如今阿媽千辛萬苦給汝買下，汝卻看不到了。好漂亮哪，金黃色的絨毛，黑金個眼珠，兩個大耳，尖尖個鼻。阿媽心想：等下狗仔見了，莫知有若喜歡啊？看到狗仔高興，阿媽覺得那些辛苦個血汗，終算莫白白流掉。

阿媽一想到那番情景，就忍不住淚汁一粒一粒落下來。返到屋，跨過門檻，阿媽個腳像踏入一個洞。

狗仔不見了，狗仔汝在哪裏？汝去了哪裏？

狗仔！狗仔——

阿媽個後腦像給人用鉄錘敲打着——

狗仔，天色淡薄淡薄暗落啦！街路邊個路燈光了，古早汝莫是頻頻共阿媽講：街燈出來了。狗仔，汝會看到莫？

哈……狗仔，看汝躲去哪裏？汝跑不了啦，來來，我要打幾下屁股，下擺再頑皮，我就用刀斬掉汝。哈哈，汝那個死阿爸又在騙我了，伊還講永遠愛我哩！哼，死人，下擺碰見伊，一個要扯下伊個囊巴，看伊還敢不敢作惡害死人……狗仔，以後汝愛做大官，賺錢。

狗仔，汝莫是愛聽我唱歌，天烏烏，愛落雨……阿公愛煮鹹，阿媽愛煮淡……啊……世上只有媽媽好……狗仔，我講個故事給汝聽：

從前，在寒冷的北國，有一位幸福王子……

哈哈……狗仔，汝就是阿媽個主子，啊，汝正向我招手呢！好好，我一定跟汝去。汝等一等，狗仔，汝還小呢！走遠了會迷路，汝會害怕黑暗個世界，但是只愛阿媽共汝走路，汝就免用驚了……。

生之音

／罕的小說

眼睛，有時候是和視線不相同的一件存在品。

森夫看到了火，眼簾就映滿了火光。火是靠近鬧市的地方，那兒是一些工廠。他在家宅附近的商店買了四包餅乾和一些罐頭。一走出店門口時，火已向晴空昇上去，在早晨顯得有點冷酷。

天背把火的綫條襯映得非常美妙，濃到帶薄削的火舌昇展着，只有火靜靜地燃燒沐浴在陽光下，周圍的建築物也都被陽光照得一如大理石般發白。它們逼向火場的姿勢，非常頑固。他把餅乾和罐頭收進廚房。山頂上也不時可以看到火景，俯覽火景卻分不出火的兇猛程度，倒像在欣賞一場火的遊戲，但毀滅也在那個瞬間完成。有一次，山頂熱，森夫坐在麗艾住宅前面的一處小斜丘上，火剛好在側面山腳下的船塢暴發出來，天空陰暗，火勢增加了它諸鬧的氣氛。這種氣氛在頑童身上偶然也分調了一份，但人與它之間究竟有分別。

「造船工人好像不大理會哩。」

「不，他們正在忙呢，只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眺望山腳下的人影，小小而精細，即使他們在急奔也看不出來，彷彿和火鬧成一團。不久，閃了電雨跟着下來，救火車來之前火勢就減低了。

「妳看到火景嗎？」森夫問麗艾。

「沒有。」

從他的住宅看不到那些火，這次火是在島嶼內部的一處的地方暴發出來，森夫剛在沙灘上的另一角走過，才看到火。

「你怎麼知道。」

「我在那個峽角看到的。」

大廳陰冷靜寂，在陽光下跑着回到廳裏，滿身是舒暢。

「我們去峽角看看。」麗艾說。

「不啦。我猜火已熄滅。」

幾朵細碎的白雲飄過，又飄來

這次，火在大廳兩邊的窗口都看不到。火場是在斜彎入島的海岸上，而這邊海邊向東邊凸出來！因此，只能看到最南端再凸出來的地方（碼頭也在那個地方，森夫走着，感到碼頭變得暗澹了，他順手買了份報紙，第一眼就看到現在這棟樓子招租的廣告。）；火景的位置是住宅和島尖端凹進去的地方，一棟棟的高樓擋住視野，建築物灑得白白。

看不到火景，火的聲音在耳旁響了起來……。

他攤開一本書閱讀。它是有關再生的書籍。他想：一百個再生終歸徒勞，一百個人生累積起來的知識及人的知識，並沒有多大的意義，離開生命則知識是空虛的。

然後他放下書本，走到窗口。他已習慣眺望窗外的陽光，只欣賞它不在它的熱力底下奔跑，是蠻快樂的事。因此他更清楚地看到陽光。大多數人被趕進陰暗的屋裏，他也是。

早晨的陽光和午後不同。充份顯出它明朗的氣勢。

海邊附近，只種植了矮種椰樹和木麻黃，波濤碧綠。但不時可以看到一兩隻蝴蝶飛過，多數是淡黃色翅膀拍得很急的那種，山頂上看到的也多是這種，還有獨身一個最棕褐色的蝴蝶，兩年前常看到一種紫色帶藍斑點的雙雙對對的那種，不知飛到哪兒去了。他不清楚牠們在書本上的學名，他老早就自己給牠們取了一些名字。

蝴蝶的眼睛雖不像洋女人藍色或綠色，或綠色有七彩斑點的眼睛那麼可愛，卻也挺別緻。攤開手指，牠就會急速焦躁地飛起來，有時，手指太用力捏，翅膀邊緣會被捏碎，但牠還能勉強飛去，在陽光的甚麼地方消失。

蝴蝶也是奇怪的生物，放在屋裏的花盆也會吸引牠們。熱子很喜歡玩這個玩意，故意把從花販那兒買來的白蘭花放在廳裏，候機捕捉牠們。有一次她捉了兩隻淡綠色的送來給他，他打開塑膠袋口當場放開牠們，看得她目瞪口呆，以後就不再送來，白蘭花也丟到後庭的小園子裏枯萎掉。

不過，熱子特別喜歡的是蜻蜓。附近卻沒甚麼蜻蜓。穿着紅長裙垂着肩膀或雙手在跑的少女看來也像蜻蜓，但在這麼熾熱的海邊是不會有這種女孩出現。

海邊比別處空曠，陽光也就更熾熱。到處都像在燃燒的模樣。海風悄悄地吹來緩和與及削崖的幻影，熾熱也就不那麼厲害。但是，黑色的頭髮容易吸熱，一走進陽光裏，頭部就暈沉沉。因此，他喜歡在午日時站在窗口眺望陽光。午餐就拖延幾個小時。

有一時期，他時常到不遠處的一座大廈最高層，俯視撐着陽傘的女人。在陽傘下面的小女孩或老年人，都引起了他的好奇。對喜歡穿黑色衣裳的女人，他總是感到憐憫。

午日的氣息容易使人暈醉。兩三點過後，常有大批馬來少年在曠地上騎腳車，鐵輪架子閃着亮光，那些黝黑的皮膚也閃着不同程度的亮光。

但是，最寫意的還是眺望在陽光下的林子。兩年前，他租了一間靠斜坡的樓子。每個午日，地面像水晶宮般，陽光直射，一小片的林木橫在斜坡的上端，背嶺澄澈無雲，陽光射在林子上交疊着亮光與陰影，在搖曳着的深沉而暈醉似的小林子，也有着人的活潑又莊嚴的勁兒。只是，樹木是更爲自然化地橫在眼前的一種成長物。

大概是兩點左右。他站在窗口，地面白幌幌。忽然從海岸上走來了陸駿夫，他穿過曠地邊走邊跑地接近過來。

「這回和我一同去乘遊艇罷。」

「你不感到厭倦嗎？」

「不。在陽光下怎麼感到厭倦。」

對方的臉兒被曬得黑黑透紅的。

「一定不少女孩子纏着你罷。」

「別胡說。」

「……。」

「盼妮不在這兒？」

「不。昨天她來過。」

「噢。上次我見到她時，臉孔被曬得好黑吶。真是可人兒。」

「是的。那時她剛生了場病。」

「哦？難怪她對我要睬不睬的。」

遊艇由於有蓋蓬，餘熱只在附近迴盪，身體在海中，感覺是涼爽的。遊艇向前去，幾座在南端的島嶼近在眼前，遠在天邊有一隻鳥兒展開灰色的翼翅向雲霄飛去；遊艇一直向前去。

「你父親那兒，不反對你整天在海上遊蕩？」

「不，我們替他辦完一些事，現在正在休假。」

「你父親在這地方很有名聲是嗎？」

「名聲有啥用。」

他靜靜地望着挺前的船頭。

「我是說在父親周圍的人。沒有一個像活着的。」

「糟糕？」

「比糟糕還壞。人類的世界中流傳着錢這東西畢竟是一項恥辱。」

「……。」

「是一項無法被寬恕的恥辱。」

「……。」

「我是說錢在人類生活裏諸負擔之中，是一項最可怕的負擔。人類一開始就在政治上患錯，他們不該把錢和商品劃分開，錢也應是一種商品，錢控制了商品，也控制了肉體這活生生的商品。」

「這不可能罷。」

「至今我們擁有的是享樂，享樂也不是那麼壞的，但究竟不是文明。真正的文明，那對人類是一種嘲笑。」

「你現在不是在享樂嗎？」

「是的。可是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像凌亂的綫團。」

「……。」

「你以為這是因為和平？」

小艇保持美妙的平衡，向兩座小島中間的水道穿過去，陽光已斜過另一角，只照到右邊島嶼的叢林和丘陵綫，水道陰暗，小艇穿了過去，再轉個圈，第二次倒回穿過水道。第三次。小艇繼續向前突進，船頭平穩得很，陽光在雲堆裏很清澈。

風吹過來。有許多事情從未發生過。他承認不會飛翔的是人，只有鳥類分配了這個權利。小艇再繞過一座小島，前面只有光亮的天空，在右邊才有島嶼。小艇向右劃了個圈，急速地駛前。

「不覺得厭？」

「不。你覺得？」

「稍微。」

駿夫放鬆駕駛盤上的雙手，身體仰後靠向木板椅背。

「盼妮跟你挺好。」駿夫說。

「不。」

「是真的，她和你站在一起的模樣兒倒挺好。」駿夫說。

小艇已接近了一座小島，小島上面沒人，陽光在它背面照耀着，樹木因此看起來暗寂寂的。大塊的雲團已飄散，只有壓縮得很緊的天空，漸漸變得開朗。

喪失感已和他居住無數年了。從真正懂事以來，十三、四歲的時候，喪失感就已和他居住在一起。喪失感並沒有因為成長而退失，他知道這種違反常態。如此，他早已肯定了空虛的確實意義，接納了它作為內心的一種型態靜觀它的變化。他知道這有多危險（而不是陰暗），空虛無法與人體同住太久。好在那是一個空濶的建築物，如果它是充實的果實，蝗蟲將把它咬蝕。

文淑姬好像無形的劍。他像在和透明的虛無拔河，被聽不到鈴聲的鬧鐘吵醒一般。他知道這也是喪失感帶來的不安所致。幸好還存有時間，時間叫人冷靜，沖淡現在的障礙物，它在人類存在裏頭不再是滑稽的事。（三年前他在站碼頭上，看着一個水手被他情人牽着離去，其他水手也必定有他們自己應去的地方，他後悔又回到這兒，但除了這個島嶼，就沒甚麼地方可供安居。那時候，他覺得時間是人類的個矛盾。）不過，他的內心的混亂有時候

還是會超出了預期，猶如拳擊手預期的敵手的拳頭超過原來的重量而被擊倒一番。喪失感挑起不安，也助長心安。

另一方面，這種雙重混亂像火予人的不安，有時是可以彫刻成某種造型的東西的。他也把這歸咎於有夜與白天的分別之故。人所以有不幸是因為有夜與白天之分，有幸也是因有夜與白天之分，這是多麼棘手的问题。

不過，他不像蠶那樣，甚麼東西養活牠體內，甚麼東西又包裹着牠的體外；他的體內勉強說來是空虛的，它不屬於有主人的狀態，因此，他的體外也就不受到束縛。他在空間裏漂泊，也在時間裏漂泊。

但是，這是他不知道的，實際上只有孤兒才會擁有的情緒與悲哀。也是歷史上少數精神上的孤兒型態。

在小艇上的一切是不完整的；引擎的聲音又響起來，小艇差點撞到一塊岩礁，島嶼四周是大片的淺灘，小艇險些擱淺。

「讓我來駕。」

「好。」駿夫說，放慢小艇；他坐上駕駛椅，加快了速度，小艇頓一下，又平整地滑向前，接近一座小島。

海上的陽光是豐盛的。

「甚麼時候再出航？」

「三個月後。」

「一定要出航？」

「工作。」

「因為盼妮離開，你才出航？」

「不是，這是我的職業。」

「你活得不安然？」

「你不是為此才在海上。」

「是，但主要的是因為我喜歡陽光，沒有人像我如此靠近。」

「你說自己屬於陽光。」

「不僅如此，還有了協調。」

「……。」

「熱帶確是地球上的一件古怪的事件。」

小艇緩慢下來，漸漸靠近小島，島嶼佈滿椰樹，風吹得沙沙響。

「盼妮就要離開。」

「她會回來。」

「你以為她會回來。」

「當然會回來。」

他傾斜着臉笑了起來。

爲甚麼你一定要出航呢？你可以在這兒找一份工作。

他想起當叔父死時，自己決定去當水手的那個夜晚的情景（東方的夜，總是很蒼涼的）。對水手的生涯並不存有幻想，那是現實裏的現實，求生存的方法之一，他對這方法本身的意思並不關心，因此，他對水手的生活只是採取最簡單的適應力，適應力並不一定是由肉體來支配，但他已學習了適應自己的創傷，確定創傷是在自己身上的人，對創傷就不再恐懼。

蝶芷說：「動不動就談到結婚，多叫人心煩。」

「妳不喜歡結婚？」

「討厭。問題不是這樣的。」

晚的街道有點淒涼。

「這兒的人，使人想起歷史裏即有的情景嘛。」坐在路邊法國式咖啡座的蝶芷說。

「是麼，妳的想像力很遠哪。」

「不是麼，歷史就是人嘛，我只是確實體會到這事，因爲歷史看來像男人吶，女人的成份很稀薄的所以我才以爲四周活動着的人好像和歷史有了最親密的關係似的。」

二個女孩子從咖啡坐的裏頭走出來。蝶芷叫住她們。

「你好。」盼妮坐下時說。

文淑姬則笑笑地點着頭。

那時候文淑姬還是個學生，不過和盼妮坐在一起，反而是盼妮顯得稚氣，從她身上不停息地散發出來，一如海豚那樣無憂無鬱的動兒。

風偶然停一陣，不一會又吹得椰林沙沙響。這聲音是一種會紛擾人的，有時候卻會催眠人的聲音。坐在沙地上蠻舒暢，小艇停泊在岸沙灘的水面上。

「現在幾點。」

「四點四十三分。」

「我們再去繞一圈。」

他們涉進水裏，左腳跨上小艇尾端的木板，右腳跟着蹣了上去。兩個人的動作很短暫，猶如在陸地行動。輪到駿夫駕駛。

「怎麼走。」他問。

前面是聖巴祿，再過去是安島，它的左邊是兩座相連的小島，它背面有岩礁羣，這樣，我們穿過兩個小島中間的水道到岩礁羣那兒，從那地方再右轉四十五度的方向就是塞每島，我們要到那島，到那兒才決定是否該回。」

「不要談回去的話。」

「可以，但我還沒吃午餐呢。」

「你餓了。」

「不餓，可是歸究我還沒吃午餐呢。」

「你一定要吃午餐。」

「船上有地圖嗎？」

汽艇開了，按照規定的航程前進，聖巴祿近在眼前，它很朦朧，午後的幽玄使整個島嶼看來像逝去的臉，島上有一些房屋，幾個赤裸裸的小孩在淺灘上戲水。穿過安島，汽艇平穩；雲量漸漸增濃堆積在低空上，幾塊白色的碎雲糾纏在一起，然後小艇在塞每島停下。他們決定回去。

幾分鐘之前他說過：「盼妮是個可愛的女孩吶。」這類話在她周圍多少人對她說過是無

法統計的，但他親口說出來是剛剛的事，都好像已成爲遙遠似的，人從前一秒逃到現在這一秒，有時候是分不出那個瞬間比較正確的。

他又想起麗文。

那是兩年前的事。午後剛下過陣雨，太陽隱沒在雲堆裏，他和麗文坐在一節車廂裏，列車的窗外是明朗的曠地，原野駛過窗外，由於列車在駛馳，感覺不出地面的煩悶。那是南面這島國的一系列車。

由於是午後，車廂裏的乘客大多瞌上眼睛。在那時於火車裏見到的女人面孔，不知爲何印象特別深刻。

不過，這些影像也一瞬即逝，他重新聽到引擎聲；船頭平穩地向前滑去。

「現在幾點了。」

「五點十分。你厭了。」

「不。我有點餓。」

「放心吧，岸上有餐館。噢，我想通了，爲甚麼那些人不歡迎我們到哪兒去。」

「其實，他們是專門做我們的生意的。」

「對。可是他們並不歡迎我們，我把陽光帶進屋裏，許多人只能在蔭涼的屋裏，可是我們的汗水都跑進去，他們不喜歡這些東西。」

「你每次去他們都不歡迎？」

「我對他們真正厭煩透了。」

森夫看着他那黧黑的手臂，淺黑色的手臂自然不像白晰的皮膚那般柔和，它是像龜裂的樹皮流動着一股倦勞的活力。

「我們要停下來游泳嗎？」

左邊有幾塊高突上來的岩礁，他們每次都要來這兒游泳，小艇可泊在岩石旁邊，左右的潮水清澈而深悠。

「不啦。」

小艇很快就遠離了岩礁，岩石愈變愈小，不久，小艇就來到一座渡頭。渡口是在島國的

(他居住的島嶼，經常像在漂浮似的錯覺)西南部。船艇繫在渡頭下一根鐵柱子旁邊，四周泊了大大小小的汽艇，他們迅速地爬上了鐵梯子。

上到渡頭時，回頭一望，海水驟然在那兒，廣大地澎湃着動盪不已的碧綠色的波濤。

5

坐在餐館裏，清清楚楚地看到大片的潮水在汹涌蠕動。海風也轉為陰冷，水面暗澹，波濤像亂了的碎石般。

除了餐館之外，可作為商業廣告的還有旅館、酒店、戲院等，再由這些地方發出來的糾紛與矛盾，構成每天的日常生活與人的適應性，貧者憎厭，富者則徘徊在這些場所。但是，和平每天都撤下它安然的日光，照耀着這個陽光城市。這兒的熱帶氣息也不明顯，風和海水適當地調配它。

對人類來說，一天二十四小時有時候是危險的，住在島上的人則更像被關在時間的籠子裡。娛樂不能使時間復活，文明也不能使時間復活，是在水平綫以外的某種東西（它緩慢地離開了水平綫）才能使時間復活，使每天僅剩下八小時又回復它原來的柔軟芬芳。

究竟，一個人是在工作裏才體嘗到時間在動的？其他的時間則僅是手錶上齒輪的意義。但是一天都是空虛着的學校、辦公廳、工廠，除了知識與工作的尋求外，則不能彌補原已失掉的東西了，如此，這兒的時間便像風箏一般地飄動，空虛地飄動。

那不是一個城市的故事，而是所有城市的悲歌。那不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而是一種偶然的錯誤。

要判定時間癱瘓這件事，也是滑稽的。因為能活得最完美的人，不是一天有二十四個小時的人，而是能自由地割切掉一些時間的人。猶如那顆金蘋果，切去了果柄，切去了核心，剩下少量的果肉。能把整個蘋果吞下去或吃下去的人，還沒有過。

這些想法，是不是因為和平才會有的。他都是在比較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問題，而是一種常常要把時間盤算一下的生意人的心思，雖然他不是時刻都要把時間包裹起來，放在碎子上

磅一下，但也需要知道它不斷改變中的重量。因為他要自己活在時間裏，不單是活着；不單是永恆裏的一點。

聽說在戰爭裏的人，感覺到時間過得特別快，這自然不假，可是戰爭時的時間也是漫長的。實際上，只有和平裏的人才享有時間的自由，才知道一天是二十四小時的，也才知道時間的快與慢。戰爭裏的大地，兵士、女人、小孩，是不知道自己的身旁，還有一個時間的運動場的。雖然和平裏被關進一天八小時的監牢的人愈來愈多，但卻始終享有自由地奔跑在時間裏的滿足。

他又想起了麗艾。兩人之所以無法和諧，是因為兩人內部暢流的時間之流不同的原故（愛是一種縮短兩個生存物的東西，但如果有種愛能朝向彼此相反的方向而去的話，他們就能和諧了）。雖然兩具肉體都能努力，朝向對方存在與心靈的鴿心邁進，但始終無法和諧。

他曾和她在山頂上渡過了無數個興奮的日子。麗艾常常像小動物一般柔順地躺在他身上，不過，他卻好像感到只有她的頭部是和自己相觸在一起似的。

——這個錯覺，實在是他第一個情人所給的，兩人相處時很少交談，有一天她把一個銀色的耳環放在他手心說：「多可愛。」雖然是她整個人站在他身旁，他卻感到只有她的頭部和自己接近一般；記得她的頭形很可愛，鼻子也比平常的女孩子秀麗。

侍者又送上了兩盤菜。

「是不是，太平盛世，叫人担心的只有火啊。」駿夫說，夾了一塊火腿肉大口地咬着。

「你在担這個心？」

「人人都在担這個心。」

「有用？」

「沒有用。可是担心也不是壞事。」

水平綫浮上了他的眼簾，他靜默地嚥下火腿肉，沒有回答。許多港口跑進他的記憶裏，那是美麗的港口，有霧，有雨，有迷濛的陽光，有雪，總之，這許多不同的港口，交織成一首悲涼的樂章，不停地奏出它孤寂蒼涼的韻律。

「城市、城市、人人担心的就是這個。」

「你只擔心這個。」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你對地球失望了？」

「這不是失望就能治療的。」

「對啊。」一些遙遠的城市的幻影又浮上他腦海，比起她住的這城市，有些城市是更現代化的，但是，每個朦朧無光的午後，這個城市總使他感到特別的寂寥，而他在那些地方卻體會到歷史流轉的微妙感，生與死流轉的奇妙意味。

「即使現在要你出航，你也無所顧慮，是嗎？」

「大概是的。」

「爲甚麼會這樣。」

「我也不清楚。總之我是孤兒，我不需再對自己承認這個，也不需再對別人承認這些。

你以爲我很自私嗎？」

「不。你是較自由罷了。」

「自由不好嗎？」

「自由是好的，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有自由的。在和平——」

「你現在在研究古典歷史？」

「是的。」

「你在大學裏並不是研究這一科的。」

「我從未唸過大學。」

「波夫說你唸了好多年的大學。」

從早上開始，森夫的心裏就有一朵浮雲的影子。它和平常的雲朵很不相同，像從地面昇上來似，在低空它淡薄地碎散，如馬的鬃毛般散開，向自己內部收捲起來，在低空淺淡地向天背突出它的構圖，像映在水裏的水母，有着柔滑的洗刷過的清新與舊的布塊交疊起來的色澤，在寧靜裏顯露出它圍攏起來的雲彩的姿影。

時常在只有一個人的時候，他就不再想得那麼多。人這種東西，是會引起他無限的暇思，但是椅子，床，牆壁，胡姬，遊艇則不會令他有所思慮，人與人的相處，往往會像水體一般因失去平衡而看出巨大的波浪，但他與這些靜止的東西則保持了絕對的和平狀態。他與它們的關係甚至超出了他與人類的關係，這是孤獨的心境常產生的一種想法。

他喜歡讓自己迎着風，只單純地體會到只有肉體存在着，猶如浮葉只任意地讓水流沖走自己以確定牠的存在一般。而且在欲雨的午後，欣賞低空散發出來的強光，他感到內心很蒼涼。

剛才盼妮打個電話來，和他閒聊一陣。幸好有盼妮，如果不是她，他生存的領域就聽不到人的笑聲了。其實，風吹來襲擊着桌子的聲音也是淒涼的，鳥的鳴音更為悲涼，有人在吹口哨，聲音也是蒼茫的。

兩天前他和駿夫在餐館談話的一幕還很鮮明。對時間的移動他已無常人應有的對它的感嘆。時間的移動不是人能感嘆的。另一方面，要確定人是真實地存在着的一刻，也只有這樣悲涼的午後，這才是真正的人的悲哀。

人的不幸自然不像火的不幸那樣明顯，但有時火與人的關係卻是親密的。

做為一個人的尊嚴，自然與火所表現出來的生命力不同，至少人恐懼火。火是直接從毀滅中誕生的，人也在殺伐，也從另一些生物的毀滅中誕生，但人與人之間卻可以保持生存關係。

「喂，是盼妮嗎？是的，不啦。哦，我會的，當然好啊，可人兒。」
他停歇了一下。

「討厭，你到底會不會出來。」

「城市還未亮起光呢。」

「你不想和麗文見面嗎？她也在這兒。」

「下次罷，我在等朋友。」

「好吧，你知道我們在做甚麼。」

「……？」

「慶祝嘛，很叫人開心，是不？文淑姬就會結婚啦，喬勻夫也在這兒，還有——喂，你不來嗎？」

「不啦。」

「好吧，你不是生病了？」

「不是，放心好了。」

「那就好了。」盼妮掛斷了電話。

已是落幕時分。

「甚麼時候談過戀愛？」森夫問駿夫。他對這個英挺的男人的私事很感好奇。

「這種事兒我從未有過。」

「你不願意談戀愛？」

「我不知道。」

他想：有些人想努力地捕捉住一些東西，可是依舊會喪失掉它。

他的眼睛裏又有晶光，光芒交錯。這時已過了八點，他想起還未吃晚飯。換下衣服，便走下樓。

走過砂濱街道時，衣儂美的家正在舉行舞會。屋裏幾點微弱的幻燈，一閃一滅。衣儂美跑出門口欄住他說：

「過來參加嗎？女客很多。」

「不啦。謝謝妳。」

「真是的，你總是這麼客氣，不怕回去時，內心受不了。」衣儂美坦爽地閉着眼笑着，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女孩子，一定也是孤獨的罷。在和平時代裏，人所能做的事情實在不多了，所以她說：

「真的不過來嗎？你不喜歡她們嗎？……哦，對了，這星期天我們有個野餐，你參加嗎？」

「不啦，真抱歉。」

有人在喊她，她低着頭想了一會。

「你要上哪兒。」

「我想吃晚飯。」

「哦，你還是老樣子嘛。當心餓壞了肚子。我進去啦。」

「再見，衣儂美。」

森夫揮了揮手。

在餐室裏隨便叫了幾道菜，無時無刻，不在受眼睛這東西的困擾。昨晚忘了關燈，早上睡醒時雙眼刺痛，這刺痛還一直遺留到現在。不過，食物往往能拯救一個人，尤其心靈空虛的人。

文淑姬結婚的消息曾經震動了她。她們是一對純潔的青年，純潔的人註定要結婚，不論如何，結婚並不是他們的束縛，而是安慰與懸在肩膀上爬山者的繩子。在平常的場合，繩子是人身上的負擔。

文淑姬也甚少參加他們的火祭。上幾次她沒參加，最近的一次她也只來了一會就走了。她彷彿如一團軟綿綿的物體般，不容易與它接觸。在人生的過程中，要保持這種並非像似堅固的形態，幾乎是困難的，但她保持得那麼完善，對她所喜歡的人，她才顯露出她的原形，猶如貝殼一般，自由地收苦自己以拒絕外界的參與，這樣的女性愈來愈少。歷史上有不少貞節的女性，但像她這麼存在着，這麼殘酷地對待外界的女性，則是很少的。要知道這種殘酷的成份，只有愛她的人才會被它內部射出來的針刺痛。但這不是說他也殘酷地對待自己，與自己產生了關係的東西，這東西不管是人、自己存在的領域與事物都好。猶如貝殼類，在那浩瀚的地面上，把自己與自己有關的人與事物都包裹起來，組成一個小小的頑固的貝殼，並且在尋找着牠的貝殼之家。

即使如此，結婚的消息還是太快地襲擊了他。像排隊打防疫針的小學生，忽然張開眼，發現那支針已按在自己的手臂上在抖縮一般。這種莫名其妙萬物都太迅速地發生了的心情，是人身上奇異的一種天然的心情，人性裏頭有許多被塑造得非常奇異而天然的情緒：憤怒，愛，諒解，和諧，破壞，佔有，僞大，消沉；但是，這種莫名其妙的情份，更是一種完美的對時間的兄弟似的感情，因為在人的場合，能和時間建立這麼密切關係的人，可說是沒有。

人總是對時間嫉忌，恐懼或者無知，但對時間發生在人身上的這種溶解，則一無所知。也就是說，他一出生時，就沒有擁有正常人日常性的時間；看到外國旅客的神態與手上的攝影機，那些陌生者以他們空白的時間參與了本地人匆忙而可能關係生死的日常性時間，這兒便有二道不同的時間之流在動着並且一併放在相同的空間裏的。

這也是人與生命的大諧和，是火，是火這生命的起源，是它那不可理喻的存在，一忽兒存有一忽兒消失，它的整個存在配合得那麼完美，比陽光還不可思議，它是那麼可怕地發生在地球的身上，它把自己保管得那麼威嚴，連暴君也比不上它，它自我的配合又那麼完美，這就是夏森夫得以擁有的一種調整，一種讓存有與消失得以自由地調配而不發生矛盾的完整性，生與死沒有距離，因為火的存有與消失也沒有間隔，這也是人類龐大的地面上的悲劇故事與人性超越之後的結合與結晶的故事，一天二十四小時的人的時間與宇宙的時間不再令他迷惑，也即是日常性與現實性之抽象的擬定不再成為他個人判斷的擬定。

不管怎樣，想起文淑姬內心還是感到非常蒼涼，一種置身曠野的感覺。

不過，這一切都不再是地殼上將延續的感情波濤。駿夫時常來找他。他從午日的光芒裏走入他的大廳。

「剛才盼妮來過是嗎？我從遠處看到她的背影，我還認得她。」

「是的。對了，這兒有一張戲票。」

「幹甚麼。」

「她剛來送這張戲票，明晚她們在藝術劇院舉行表演，她送這張戲票給了我。」

「你要留給我。」

「是的。」

「我可以自己去買。」

「全院的位子已售完了。」

停頓他會，他無緣無故地說：

「我想你去比較好。」

「多可惜。」

「……？」

「盼妮只送這張戲票給你？」

「是的？她們離開前先在這兒做紀念表演。」

「她那麼快就走。」

「今晚還有採排。」

「甚麼時候會離開。」

「我也不清楚。聽說是幾個月後，還未肯定旅程啦，說不定會取消去外國演出的打算，大概經費有困難。」

「如因此而失去去外國演出的機會，不是叫人感到可惜。」

「是啊。這是很浪費的。你父親那些人會幫忙嗎？」

「我沒權利要他們做任何事。」

「……。」

「你從來沒有經濟上的難題？」

「每個人都有這困難。」

如是，他又開始設想舞蹈員在舞台上表演的情景。這個舞蹈團已組織好幾年了，但似乎一直無所進展，按理西洋舞蹈與東方舞蹈夾雜起來的舞蹈團會受歡迎才對，事實又不然，這兒的觀眾幾乎甚麼都不歡迎，只歡迎曾被廣告日夜渲染了的團體。

黑暗中觀眾的臉孔，和盼妮等人在爲文淑姬舉行慶祝會的臉孔巧妙地滲接起來。他因爲沒有參加她們的慶祝，反而對它感到鮮明，也有一種對自己還忘了的感覺，眼睛自然無法看到那麼遙遠的地方的事物，即使能看到的也未必是在相同的空間的事物，眼只能看到若干碼外的景色，並非偶然的。到了最後，彷彿是觀眾的盼妮在欣賞舞台上的盼妮一般。

6

胡姬，雖然並不鮮艷濃烈，卻是挺秀緻的一種花，它仿如人工的花，卻又有從空中誕生的純粹感。

熱子喜歡這種花，森夫也時常替她買一些新的品種。一年前他剛來這兒時，就送給她一盆。後院沒有架子，無法懸掛，所以花盆多放在地上的木板上；胡姬並非如土生的花那般有生氣，放在地面上，有一種與土地無關的屬於人的驕傲感。

森夫在這兒住之前，大部份的歲月是在船上渡過的。一回到島上，所住的地方時常更換，到現在就已更換了五六處。以前那些住家偶然也會碰到像熱子這樣的女孩，但像她那樣對樣樣事都那麼起勁的樣子卻很少會有。她一天到晚都活生生的，在學校裏也無所掛慮罷，一點學生的氣質都沒有，同齡的女孩在為功課皺眉心時，她卻對世界發生了自己是寄居在地殼上開始了自己人生領略的好奇心。尤其和森夫在一起，勾起了她對黑夜的海之興趣，又像站在一個幽深的洞穴口的小動物，洞穴的動靜都引起了她的奇異，但那不是天真或無知的好奇心。他對胡姬花的名稱並不熟悉，熱子好像也不清楚，只是憑空地喜歡，不去分析它的意義的一種觸覺上的嗜好，因此，彷彿她才是真正了解胡姬花的人。

以前，麗艾也喜歡站在窗前眺望胡姬，花盆上面覆蓋了一層透明的塑膠片，從朦朧裏注視到的花，產生令人難忘的感動的甚麼。

「我也在想：有大片的花園也叫人感到有所慰藉罷。」麗艾說。但是對於這種說法過後她又感到厭煩，反正對於想補足空缺的心裏，有一天也發現它是空虛的，而那原本空虛的卻給時間沖淡了，看起來就好像故意製造出來的一種藉口似的。相對的，對她的心情來說，大片的花園未必是好的，這個小島嶼並不適合擁有大片的花園，它使人想起遼闊的地平綫那種景色，如果沒有那景色的襯托，好像又在和無聊博鬥似，最後不免也將放棄種種的嘗試，她在想：我的不幸就是太快地看到未發生的事。

能叫人放棄人生冒險的種種榮譽的種種也該是屬於這種情緒罷。猶如黃昏醒來，發現一切事情都已了結，一切紛爭都已結束而不需去傷腦筋一般，就好像爲了復仇而苦幹着甚麼的人，有一天發現敵人已死而還存留在心中的陰影也將結束了時，才感覺到自己是徒然在浪費時間罷了。苦幹甚麼將得到甚麼的事實也不再引起他的滿足感了。

麗艾已放棄了午覺的習慣。現在在學習設計服裝。當了打發空白的時間，她零星地選擇

了一些嗜好，這些嗜好對有些人來說卻是她們一生中最重要，麗艾也知道這個，那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性格與命運之不同，而是所處的時間領域的不同。

除了必要，她很少離開山頂，那隻金毛貓兒是唯一的伴侶，和她一起渡過漫長的夜晚。她沒有養狗的習慣，有時候會自己一個人在山頂的各個角落散步，也沒有缺乏安全的感覺。這山頂上沒有能威脅到她安全的事物。也就是說，她不僅是寂寞的，而且真正孤獨了，孤獨超過了寂寞時，才是女人真正的威脅。

有一次，她在散步途中，一隻鷹低低地盤桓（森夫也見過那隻），幾乎要向她撲來，她驚疑地站着仰望着牠，鷹一圈二圈地徘徊着，不久就消失了踪影。牠使她想起波夫的話：「不，我看妳和他才相像。」

「你是說我和森夫？」

可是，相像指的是甚麼。一對彼此深愛着的夫婦，時常會予人一種相像或兄妹似的錯覺。她和他的相貌差別，自然很遠，更沒有任何理由構成這個錯覺的可能。是不是因為火祭的關係，可是以前幾次的火祭，波夫參加過沒說甚麼，這疑問一直沉澱到她心靈底層。森夫是否也一樣的在想它。

想着時，蝶芷剛好出現在另一角。

「喂，麗艾，我剛在找妳。」

「甚麼事。」

「盼妮送來了戲票，一個星期後就要在這兒表演。」

「她人呢。」

「我們去妳住處找不到妳，所以她先回了。」

「真的，有要事嗎？」

「看不出吶，她好像甚麼都不願意吐露的神情。」

「是嗎？」

「我猜她有心事。」

「不見得罷，女孩子常常會無緣無故鬧脾氣的嘛。」

「討厭。妳爲甚麼這麼說。我看她像不大對勁。」

麗艾想：這高大的女孩，雖然屢次出現在我眼前，是否也不對勁呢。

一陣風吹過來。又有一陣。報章上說昨晚全島的大風勢時速達六十公里。而他在沉船的那次，風速超過這個。早上風勢已減弱了，陽光也和熙地射下來。

森夫想起麗艾曾和他談過希望有大片花園的話。

「你好像不在乎嘛。」

「我在乎。」

「你一點都不關心有沒有嘛。」

「我關心。」

「你真是，如果你關心的話，那麼一年搬一次家如何能擁有大片的花園？」

「……。」

「山頂也不適合種花吶。」

是否因爲生前那個男人的原故，麗艾才想有大片的花園呢。她自然不會去栽種花圃，但需求大量的花圃的心情反而不是女人所渴望的。

不僅如此，她的話猶在耳旁，時間卻已挪動了將近一年。

……

7

有人在敲門，進來的是熱子。

森夫依舊站在窗口。外面的陽光平衡，潔白得叫人不忍，靜靜地沐浴在陽光裏的土地與樹木的姿影，勾出了樹姿本身華美的感染力。

熱子也跑到窗口，伸出頭望了四周一眼。有一股很濃逸的氣息（從前室內也是有的），不知是熱子帶進來，抑或本來就在空氣裏存有的。

「哎，發生了甚麼事？」

「沒甚麼。」

熱子天真的眸子像大理石那般純白。

「你不是也去觀賞舞蹈表演會？」

「哪個舞蹈表演會。」

「就是今晚舉行的，盼妮等人在表演的舞蹈晚會吶。哎，你也去不？」

「不。」

「爲甚麼？」

「我沒戲票。」

「不叫人相信。噢，我就是這事而來的。」熱子的姆指與食指交疊起來放在額角上，又移下來放在嘴唇邊緣，又移下來放在腰際旁，就像她的手是由電流操縱的，樣子怪可愛。

「這兒有二張戲票，我母親身體壞了，不能去，我父親也不行，所以才找你。」

他靜默了一會。他不喜歡她講壞了時的口吻，她還有許多獨特的口吻叫他感到恐懼，也許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淒涼的經驗之再現的體會。他把她手裏的黃色戲票拿過來看了一會，說：

「妳不能找同學嗎？」

「不，跟那些人去樂會掃興。」

「妳，怎會知道。」

「當然我知道自己啦。」熱子像許多稚氣的女孩子一般：「你去不？」

「行啊。」

那麼好，就像甚麼東西強迫他去似。

「去了？當然你會去的。」她好像萬事他都非爲她做的神情，從她眼角流露出一股少女孩有而珍貴的不受任何東西磨損的滿意心。

約好七點鐘赴會，熱子說：

「我出德士的錢。」

「到時再談罷。」

熱子答應了，點點頭，走出了門口。

午日未過，他已飢腸漉漉。自從和駿夫乘遊艇遊過海上一次之後，他時常發現被飢餓所襲擊。現存的儲蓄也不像以前可以任意揮霍，每天吃的飯菜，也有了規定的數目。他可以臨時去找一份工作，在等待船出發之前，不過，那也未必有用處。現在，他每天都在揣思一些新的東西。

有時候，他會想起雨中的船塢。那是少年時的他，穿上一件藍色棉布衣，被雨淋着，在船塢裏徘徊的一景。在那個同齡的少年在怨恨女對象不夠多或對他們不夠柔情時，他已需要面對風暴的襲擊。但這一切不是那麼痛苦的，成長會對人生給予諸痛苦，對一個孤兒來說，事情未必這樣。猶如對某種企望斷了念的人，那些企望再也引不起他們的興奮或悲哀了。

企望助長了人生的堅固，使人在生存領域裏，繼續保持了做一個人的意態與責任，不僅生命分配給於肉體，生命也是人本身所應負起的責任之一部份。他在一歲時就死了父親，五歲時死了母親，到了叔父也死時，他人生裏所要做的，便是找一份工作。

「噢，這麼小，就出來找工作？」

「我已不小了。」

「幾歲？」

「十七歲。」

「這樣的年齡我們不能聘你。」

「你可以不計較我的年齡。」

「法律要計較。」

「法律找不到不是在社會裏的我。」

「噢，你倒真有一套。可是，船上的工作並不簡單。」

「你以為不簡單？」

「是的，是繁重的工作啊，這種生活不是鬧着玩的。」

「你以為風暴中的生活不是有趣的。」

「你倒真會弄心思，這是挑戰啊。」那個人聲張虛勢地說。

次年，他跟隨船出港了。他的行李很少，是全部的行李，裏頭沒有一張照片，沒有一個

記憶。他隨身帶幾本書，一些筆記本，他甚至連帶這些東西的目的也不清楚，他不太喜歡閱讀，也不喜歡記載任何東西，但是，他預覺這些東西是他的一部份，是他生命裏的一個城堡。有一天，也許它們會像一個情侶般與他產生了最親密的連盟。是有必要的，猶如風暴對一艘船（他喜歡在雨中或昏暗的水平綫時在甲板上沉思。）

一開始就走上愛的單程路的人，在愛情這種事上是沒有了徘徊與疑慮在同齡的小孩在吵着雪糕的供應不夠豐富時，他所企圖的，便是能拼出那張幻想它的滋味的彩圖，結果這彩圖一頁頁地產生，積成厚厚的一本書時，才發現原來與人們所要閱讀的那本不同。他這種陌生者的心情放在陽光下是非常堅固的，他並非現實裏的人，對現實裏的悲劇早已斷念了。

船從一個緯度前進到另一個緯度，不受任何干擾，它早已不受人性操縱，超出人性的企望，由某些微妙的與人無關的感覺組織着人的生存，在船拋錨或收錨的傾刻，這一切依賴的是一絲無可奈何的意志。船是自由的悲劇。

無愛在成長中，投下它龐大的陰影。夏森夫，這不幸的孤兒，他也是詩人，不過卻是個孤兒。孤兒的意義，不是它被社會所遺棄，而是他內心體嘗到的現實與社會脫節所形成的。他無法信任的便是自己。人性如果得不到原來的東西，必定也會得到別一些東西。這是人的幸與不幸，分配於這些悲劇中的悲劇。它超過了意志，因此，它更可怕地襲擊着人類中不同際遇的人。

偶然的，盲者負於否定這世界的權利，雖然他們腳下踏得還是同樣的星球，帶着他們旋轉過黑暗的太空。可是，常人就沒這權利，因為他們看到了世界，一條街道，一座建築物，一些新的色彩，一座兩座新的建築物豎立起來，脫色的牆垣傾倒，他們看到這些，因此他們就失去了自由的權利。

許多東西擺列在一個人生存的周圍，壓迫着人所要成長的翅膀。腳底下的地殼已踩過千萬次，還可以每天去重複，許多事情每天可以去重複，人性就漸漸麻痺。最後便在現實裏被建築起來，建築房子的是人，被建築成一個退弱的角色的是現實，它是人的現實。夏森夫，不僅是看到地球廣大的圓影，也看到人類廣大的圓影。如果肉體是活在時間裏的，那麼他的整個存在更是時間之河裏的一艘小艇，跟着時間漂流，時間之河在身旁暢流，他已超過了有

與無的界限，而進入由火這強光組成的另一種存在領域。唯一不幸的是人性超越之後不是變成一個真正的人，而是成爲非人的狀態。

界限着人的是現實，每個人內心又有不同的現實，究竟牽制着這複雜不可解的時間之流的交相錯亂的動力是甚麼？

夏森夫，這不幸的詩人，他也是孤兒，不過卻是個詩人。他創造的原動力是自然的，由水平綫交織起來的一種力道，由抽象與實際結合起來的因子。由於他是個詩人，他不會組織過逃避人類的動力，他的詩，唱出了人類的生命與悲劇。它做爲一個單純的創造者的感傷，放射出清淨的光輝。他的詩，隨意地勿出它的具體輪廓，或者消失了它的具體輪廓。它是恒常都存在在那兒的，不單是看到才會存在，像火。他超出作爲一個詩人的責任與對現實的敏感，他本身不一定是有意義的。如是，他的存在就不限於一天二十四小時這法則裏的物品。他像雨中的城堡，形成一種自己的意象，完成一個人類生存的形態，不僅是存在的形態。

到了晚上，他和熱子一同到藝術劇場。

「吃過了晚飯沒有。」

「吃過了。」

「那麼我們可以進場了。」

「妳的同學在那邊是不？」

「哪個？」熱子順着他的手勢看去，「那個男的？」看了良久，沒有作聲。

到了進場時，熱子還是悶聲不響。

離開演出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觀眾席上滿是人羣，踊動的頭像波浪上的浮動椰殼。從進口走進了波夫、麗艾、特夫、蝶芷，他們陸續地進來，坐在森夫前面幾排的座位上。他們沒人回過頭來，因此他也沒出聲。人聲在觀眾席中沸騰，小孩子的叫聲在室內迴盪。

「是不？他一直看過來。」

「……。」熱子紅着臉，看着舞台。

「……。」

「那個不是波夫嗎？」熱子問。

「是的。」

「他與台上的神情不一樣嘛。」

「是的。他不喜歡人多的地方。」

「噢，上舞台不是很辛苦？」

「這是每個人能有的苦衷。」

「他不是結婚了？」

「還沒。」

「是不是未婚妻的甚麼？怎麼只有他一個人來？」熱子張着眼睛，斜斜地看着他。

「女孩子很關心這個嗎？」

「可不是。除了戰爭與和平之外，愛與恨不是人們都關心的。」

「女孩子特別關心這個吧。」

「當然會比較關心，誰像男的那麼無聊。」

「不關心也是無聊？」

「對我來說是的。」

「那不是偏見？」

「沒有偏見吶。」

「妳真的不認識那男的。」

「是啊。看那一付樣子，叫人受不了。」

還有五分鐘。觀眾席上的燈光依舊很亮，觀眾的情緒混亂，雖然秩序還好，某些東西已消失了。

燈光忽然一暗，舞台上響起了音樂，司儀走了出來，講了一些話，然後走進去；幕捲起，空曠地亮出背景，舞蹈員接着出場。第一幕是安眠舞，它是一齣現代舞。舞蹈員跳得很起勁，關節與關節的變化，造成定型與不定型的各種姿態在流動。在那些姿態裏流動的，有人的生命力，也包含了失望與悔恨，以及在這個夜裏的寂寞之眼。

在舞台上的表演，受到一定的空間之束縛，而且習慣地爲那個空間奉獻，它與心靈要求的另一種格式不同，但它更適應人的感覺。

幾秒間，舞蹈員停在那兒不動。手腳僵硬了；然後又開始活了起來。舞蹈員是經歷生與死奇妙地交替的一種人，舞蹈是人類對命運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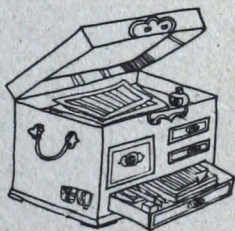
接下來是一幕西班牙舞蹈，再下來是一齣歌劇，一個半小時後是一齣大型的歌劇。歌劇，自然是西班牙的一種舞蹈。它被過多的動的綫條牽引着，舞蹈的姿態，超出了陶醉與美。燈光也變幻不定，不時燈光暗下，只留下照明燈跟隨着男女主角的舞姿。它混合了極靜與極動，不斷組成新的動作，動作不是一個接一個，而是彼此之間已經溶合起來，沒有了動作中間的距離感，它留給人的不是視線上的錯覺，而是心靈也在看它的變幻不定似的。它的動力不是向前挺進，而是向四方八面展開。造成一束束的碎開的花叢輕飄飄地向四面擺動着。

它彷彿帶着整個星球在舞動一般，留下的沉澱到心靈上的嘆息，不是時間與空間完美地接合起來的印象，而是悲哀。

觀眾埋在一片靜寂黑暗中。

——。

（*第二章完／全文待續）



■葛拉斯，西德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藝術家，是戰後德國文壇的全能巨匠。葛拉斯不僅在西方現代文學史留名，他更是個政治工作者，實實在在地負起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離開書桌，到民間去為實現社會民主理想作出貢獻。去年葛拉斯曾到訪香港與新加坡。這期蕉風刊出無羽譯來的幾首葛拉斯短詩，也許并不能進窺作者風貌全豹（我們其實應該譯介他的「蝸牛日記」與「比目魚」，正如我們以前刊出譯介他的「局部麻醉劑」），但是在努力翻譯的風象并不景氣的境況下，這也勉強算是我們還不致於是「文化無知」的小小見証。

□白河譯來札卡里亞·阿里的二篇作品，讓我們看看馬來現代文學作品的另一種風貌。蕉風希望每期刊出一些翻譯文字，希望有興趣促進文學交流的作者在這方面努力。

■小黑好久沒給蕉風寫小說了。希望他這篇小說是個再出發的起點。

□我們提了又提的是，蕉風很缺乏客觀誠懇的文學批評，我們祈望看到不說廢話，不感情用事，實實在在分析評述作品的文字，使讀者能更尊重文學創作。但這樣的評文作者實在不多，以前我們有完顏藉、賴瑞和、陳瑞文，現在似乎後繼無人。

■農曆新年到了，我們祝大家快樂。

蕉風文叢2種

歡迎郵購



流放集

／劉放雜文集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的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學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哉快哉。

黑

／小黑小說集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道地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

（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蕉風月刊長期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冊馬幣一元正，長期訂閱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長期訂戶郵費一律免付。其他國外訂戶郵費另計。
- 爲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Postal Order 或 Money Order 或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下列表格（如不願剪下，可自製）寄至：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月刊訂閱單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自	期 起 至	期 止 共	期
訂 費				

蕉風文叢及學報叢書郵購單				
*星馬汶平郵郵費免收				
蕉風文叢	流放集（雜文）	劉 放 著	每冊馬幣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小黑小說集	小 黑 著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元代散曲研究	周國燦著		一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學報叢書	不完夏	家 毅 著	每冊馬幣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紫一思詩選	紫一思著		二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茲附上郵政滙票 元 角以購閱上述叢書				
姓 名				
地 址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ISSN 0126-6608 KDN 0142/80

RM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